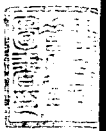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八

宋 陳舜俞 撰

記

海惠院經藏記

秀州携李之輿壤華亭縣唳鶴之名邑白牛村在其西
有人煙之富海惠院於其間為蘭若之勝先是賜紫僧
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
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而居人吳氏子仁義施號為長

者為之募財僞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龍載
珠飾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俞
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秦華南有衡岷西有
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限方域也然而寶
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獸生焉而樵蘓弋獵者往
馮焉蹶而傷下者踣而死又生生之大患也聖人為之
觀轉蓬而作車以載之嗟峨決而蹊通崒岷碎而塵飛
視千仞以為夷化顛踣以為安則車之為利蓋遠矣無
明之山慳貪之壑嗔恚之岡癡暗之崔嵬詐妄之叢棘
深林淫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免也於是教之
以法為車以布施為軸以禪定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
戒為轄以勇猛精進為輻以般若為輪度脫諸險不墮
生死始於自載終於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况
夫我為法輪致遠由已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駛
心止輪柅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之法門有
念斯足須彌納於芥子滄海入於毛端具體道之極機

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乎
若夫山澗同平夷險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
方之機非作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
然殊塗同歸何遠有

秀州資聖禪院轉輪經藏記

天輪左旋四時不令而行地輪右旋萬物不言而生藏
輪北旋諸法不論而明輪之義大矣哉四時推互萬物
流布諸法無住其道一也然如來出世唯以一大事因
緣示悟一切緣諸根異有二三說非意本然也迷塵末
路流蕩忘返善門百啟無一入者朝講暮誦人其難乎
大智創物嚴一屋處以象經聚號大法輪一轉萬徧能
令衆生於一念頃含受諸化是所以速其歸也愚者曰
善哉轉輪植我德本於未來際獲無上道智者曰大哉
轉輪即我自性於當念處悟無上道推是而議院之有
斯作也悲護饒益可勝言哉以至和元年三月丁亥營
基十月辛卯落成贊曰琅函呈環赤軸金晃墨寶珍聚

香題金榜是謂經藏是非經藏是名經藏轂運環循電走雷振鐘幢前引歌頌後陳是為轉輪是非轉輪是名轉輪名即是實實即是名空華之果叩寂之聲為大饒益法界含生

明州鄞縣鎮國禪院記

世傳五土九宮之書嵬瑣不經其義殆不可得而詰之矣凡其說者以乾坎震離同凶坤艮巽兌周吉持而考諸天下千夫之州百室之邑陵園廟塔之員據面勢往往得其所由廢興者故上至朝廷為立官局置署丞長以日相講肆人著其說為篇下至公卿大夫士雖好古信道之人猶或畏以信甚則雜以耕夫野老之言張福禍之驗如影響以動蚩蚩之民使生者不得保其安宅死者火燔水溺而無以瘞痛哉賊道禍俗而莫之能救也予十五年間再官于天台四明之二州此古所謂天下竒山復即其雄偉險怪古今有稱於山者而遊焉求其所以凡得不墜者不獨物象之特出而不可蔽塞亦

必世有材力之人主而起之一日鎮亭山鎮國院之僧
某乙持其所居之形勝及興作之歷年詣予請文為記
且其僧有殿其法有堂其居有室其廩有厨鐘臺浴屋
崇扉修廡煥乎無一不備而又盛矣其門之闕則曰丁
其路之行則曰丙其山水之會則曰巽考其然則曰是
本於五土九宮之書所同吉者嘻將有是聊將適然耶
及問其初則曰唐貞元六年其徒曰慈雲居而基焉會
昌中悉廢大中九年曰靈持乃復興葺中和五年始得
今號皇朝天禧二年曰普光慶成又廣基構景德三年
曰寶寧主之及今傳襲不絕故大成推而言廢興圮完
果繫乎時及其人之能不能而不在乎吉凶之說者矣
不然何一吉而中廢垂二百七十三年而始備詩曰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因書而授焉且告惑者嘉祐庚子十
月癸未記

秀州華亭縣布金院新建轉輪經藏記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居有上人曰清已其行淳白善護

其法所謂慈忍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不嚮焉邑人曰
顏霸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所藏經又相與謀營大
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未就於是無遠近爭投以財
若堂而構越二年而告成函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
輪瞰以藻閣繚以珠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
方琢圓磨明怪幽巧塗金間碧嚴飾雜繪總用錢千萬
前後施者畧數百人煥乎盛哉夫西方之書生滅之極
談也生滅者周流而無窮周流之謂迹無窮之謂性迹
有去住性無前後寓物見義莫妙乎輪輪之名有二一
曰法輪諸佛之所乘也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
行之小而入乎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太虛而不能容
擬諸形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
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冥亂罪罟上騁乎天中
騁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禽獸之鄉而莫
知其歸擬諸形容而亦莫之能名苦輪也噫在佛為法
在衆生為苦有衆生乃有佛非佛不能度衆生然佛之

度衆生也未嘗脫吾輪而載之蓋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向故能方軌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皆可以推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於佛矣輪之成也上人以予能善解其義其文可以申贊嘆見屬者不遠千里云時嘉祐辛丑歲十二月壬辰也

湖州安吉縣靈峯殿記

障南古邑靈峯在西南水石甚美負山為宇始五代開平丁卯歲高僧義璘號明義大師作也當吳越王重佛尚施因用褒賜且名靈峯長興癸巳歲始作佛殿以待有像宗室太傅之夫人劉氏粵通夕夢喜發檀信乃捐奩金選工奏技香塗嚴飾尊侍列席蓋已大備越一百五十有九年實皇朝治平元年甲辰追用嘉祐壬寅明堂詔書改賜今額雖承平天覆林泉有光而風雨歲久土木壞矣院之七世法嗣仲賢曰為上首游方受道多所明遠賢首法門持擅師講行力既餘博善兼術於是徒尊於堂人嚮其方歎此傾圮慨慕興作俄有邑民施

則安則寅則寬彥邦及嘉禾沈承禮唐簡遠近十餘姓
人方企重師學亦樂植福果乃聚錢三百萬共起弊舊
以治平丙午十二月十九日己亥經始明年春大落成
金椎奠礎文本繩直若植其楹如飛其甍丹漆內外紺
碧上下視古有褒於邑為勝大哉薄伽梵之道也以無
我為已故萬物莫能踰以無盡為仁故群生莫不被其
力以無邊為量故大至於虛空而不容以無受為得故
施等於大地而不為極顧一微塵之財施一毛髮之棟
宇烏所以報稱者然智者之至於斯也修作之體空而
成壞等慳施之性一而受捨忘中立於無相之域而大
寓于有為之時豈復一事而非道者使衆人之至於斯
也香火以薦歌頌以樂降旋拜一合掌一為俛首類如
是者皆生乎無心而致其心遂即其心而識乎無心則
其報於佛多矣其利於人遠矣可不記諸時治平四年
八月初一日丁未記

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記

善哉天台氏之建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證乎我佛或升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橫絕苦海直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域邱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方之珍聚肆六時之白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鐘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乎秀州華亭縣某寺天台教院者真鶴唳之奧園實龍像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廈斯作講誦未聞人莫知嚮法師元湛台嶺之宗實為苗裔言歷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新學亦用方便誘掖於里俗於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即淨空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延宥善施樂義乃為之購金以極塗飾然後

居者有以系瞻誦之慈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觀瞻異空門之能事矣嗟乎誰謂布施為住於相衆生不受頂踵慳貪無歷暗覆真覺集為苦本流轉生滅莫之攸止故無信舍相則執著亡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雅之音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離見聞則無有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歷諸相而求解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

海監李宰遺愛碑記

秀州海鹽縣有賢宰太常博士李君受養其民而為之興利又教其敦本節用既去其民思之有吳承潤潘彥昌者與衆紀君自始至及去爛然見於成績藏於羣心稱於衆口之事詰余求為文詞以信當世云瀕海之民其生不勤有川不渚有田不耕若歲屢雨四野為瀾而注于海旋時微賜則無所溉坐視赤地携手流徙者衆

矣故十年之耕稔無一二君初即事人方頻飢轉入山海持茗與監以給衣食而君皆權宜弗禁乘春可耕而空無稻梁之種君曰天有其時而民無其力咎將誰執會運使元公絳行郡君持告身勅文數通乞置郡帑假官錢三百萬貸民糴種及糧元公嘉許之歲終民賴以稔先是唐有賢令李錡通邑鑿涇凡三百有一歲久以塞君曰溝川不浚而望歲猶氣血之竭求為無病不可得也於是作勸書一篇二百餘言布告于民始命之積貯慎嗇以養生送死卒詔其具畚鍤隨所占田人自浚治因土為塍以禦水旱提憲張公師中察其能即以上聞求賜獎書以勸能吏久之不報君曰浚涇利之略耳我功未完宜其朝廷之不與也已而歲亦小歉君乃大勸民為橫塘堰旁植木為閘長水永泰開濟鄉已下皆為鄉底堰幾三十所以訖一時之利凡前後興作命令一下民知以佚道用其力未嘗不老幼相告語勸從之惟恐後不戒不扑而告備戊戌仲冬吳中雨迄于己亥

之仲夏而已旁州接軫幅員千里皆被水患獨君之邑有堤防䟽決之備而君則去矣以是民之思君也尤甚噫古者勗民務農而為之開地利以當天時於政為最先是以用有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而民功為庸在漢若杜詩召信臣之屬始能當之以君視右奚其愧哉君之政大略其刑以寬其令以簡其分爭辯訟皇皇焉惟恐不得盡其情其視一夫不獲醜然愧於面目宜其居則勸以至治去則久而益思也已予嘗陪君為別頭主試官知君有文行嘉興親舊又能為余道其實悉如來告者之言故不愧為之辭以俟史氏之摺撫君名惟幾字景繩嘉祐元年四月受署四年四月代還其年六月乙亥嘉興陳某記

杭州知府沈公生祠堂德政記

仁宗之四十一年起居舍人知制誥吳興沈公方帥越治行聞于京師詔遷為揚州守既而曰襟帶江海杭為大州乃以易公仍進官某曹郎中公方過杭其書適至

衆相與嘉曰此公家州也山有宰木巷有葭蓍俗之良
窳民之宜疾皆已夙講治可跂而待也公受命明日入
府領事十邑之長奔走來奉圖壘者一既勞見人人為
數其貪廉勤怠之狀於是其不相視以愕畏公素辨也
公之庭事吏案上下日數百剗剗立解無有凝刃居無
何吏有受金者夜告其婦曰使君方嚴我幸得金五千
婦問其處猶弗告也明日吏暴集公責於庭曰孰為受
某人金若干以語婦而不道所以置某處耶吏股慄請
罪然後人益以公為神遠近內外無敢欺詒其始嚴譏
盜攘清止博奕下輒或抵冒公曰以付法外者正為是
也乃獨過示區處以聳羣聽有夫橫猾挾左道以持公
私前弗能去公粹置之法自是人知公不可犯也塗無
醜言道不拾遺奠枕萬家戶不夜閑獄訟日衰狴牢屢
空公益傳律令雜下條教命毋異權量毋屠牛狗毋飲
雞豚毋以倡優蓄良人市有惡錢衢置大鈔而投之不
浹日積以千計子父異處著為期使自悔還者奔北幾

數百室浮屠氏雜市賈為抱負婦女游其居而恬弗怪
一功止之西湖不漁古制也日浸以弛申飭其禁魚跳
于防兒童不敢下視蓋公之所以令其民者或躬自蹈
而誠率之不然本其民之安且樂也故其文一下郭郭
田野爭相傳誦老幼更迭告語無敢不聽以信如是公
為政之明年仁宗上僊公奉詔攀號痛慕殆絕行服薦
享東諸侯以為儀乃罷游觀不置觴豆召賓客帑有羨
錢以訪良家之貧無以適者用為婦者數百人矣於是
時也杭雖舊州其俗惟新家有良人親有順子藍縷短
褐閨箔織組無有小人愚夫愚婦久而彌知戴公思且
愧其風之不競也上即位之二年冬十一月公之政亦
二年矣詔還公於是民知公去是而用將致于大自嗟
其逢之不可再也乃相與于山之巔作為室堂物色儀
象以揭示瞻仰日頌公壽已而衣冠緇黃耆舊秀艾之
人以嘉興陳某退居田間為其隣里公之風績耳目所
接能為文辭以慰其心來有是請僕既不獲執筆之讓

且以公春秋三十七恭儉簡易師長其民不出堂與洞見比屋遂能法姦仁及庶類其老而聲明王家利澤四海也必果矣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得不引考條列傳信其後以待史氏之攬撫耶時治平元年十月日記

秀州崇德縣新三橋記

縣當漕渠派通七鄉民屋于兩瀕三橋實往來者歲既久上甕木朽民將病涉衛君子淵自臨安簿有林能上官薦為令又用捕盜功得便官進補是縣崔君聖猷佐之聰明慧和法姦仁民人神晏安百穀阜昌民雖有賦後若孝子弟奉父母朝夕望顏色惟恐命令不下無敢背者一日感三橋之壞徘徊有改作意民知之隣傳里報相從來堂下願輸金匠石一新之縣官為指畫高廣皆窠大舊作於中橋作亭以游居者休行者未嘗勞一叱呵指呼踰月而三橋成學春秋者請書曰秋七月某日民新三橋何以書善之也何善爾利往完久之道也何言乎新作有舊也縣官教民作之不言縣成民志也

三橋之石非一日而具何以日言民之樂工之來若不日成者也噫天下之政方束手於三尺律又歲未久而易豈遑與風俗扶頽革朽一一如古人二君政未久下民比比有歌詠又能徹故興利垂數十世材亦罕矣朝廷自三公至百執事縣為最下二君去是其揚能歷級豈一二而已又將發見事業如邑如民橋予不識後之來者宜如何書

明教大師行業記

石刻本在杭之靈隱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極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鐘津人姓李母鐘氏

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其戒十九而遊方
下江湘陟衡廬首常帶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
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
公慶厯間入吳中至錢塘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
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
章耒民黃聳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
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
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
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
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
無長物與人清談亶亶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
不可造也時貳鄉郎公引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
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
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
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祐祐間去居越
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目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賢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寃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衆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

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寬聞者道耶
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師杭也延置佛日山
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
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自宗祖圖而下
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
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
月五日記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九

宋 陳舜俞 撰

書

上韓相書

集賢相公閣下某居東海之濱一日獲邸吏之報曰天
子命閣下為丞相不以閣下與富丞相者並有天下之
望其懷天下之業若合節節康天下之心如和墮篋已
乎不以朝廷百年之願治付廟堂一日之更化求其民

為富壽之民吾君為無之君已乎某聞之不不知神王
氣至發而手足舞且蹈號呼童僕傳告賓客仰首天日
疑已清明亦不以天下之賢過閣下二人而無所聞生
民太平舍今日一致而不可得已乎豈唯獨然盖有縉
紳先生巖穴隱處相與慶嘆萬口一辭美哉皇乎吾君
求治登庸賢輔如此之至也某伏念昔為相州之下客
一蒙國士之遇伏自閣下詔還宰司歸柄樞極心則喜
快然曾無一言進賀謁者始則以踈賤不敢自比於門
生故吏又謂閣下經綸之林方屑機務未足為天下大
慶也某嘗論天下之治是何致之難而失之易耶君臣
之相遇是何倡和之少而聳牙之多耶仲尼歷聘而世
不用房杜得君而材不足此所以甚治之世垂千百年
不可一見也伏唯閣下前既柄用出居於外十年不復
閣下必自謂有致治之術而無其時天下亦為閣下惜
之富丞相大任先復居今年而未嘗發所蘊見洪業
必自謂無出閣下百發之中也是以古者使人之賢不

竭其用使人之力不極其勇用竭則天下無所望勇極則事至而無以繼帝王操術蓋為此也昔范范文正公富丞相與閣下齊名今天子皆用之不亦竭矣昔有百中之名今求百發之效一發不中中國之望不足道也且如夷狄之人何此閣下今日之舉不可不重之甚也甚至愚不唯嘗辱門下之愛今當閣下之進用不敢為俗人之諂賀固其心惓惓實為天下之重不能點已若夫正社稷之根本定朝廷之紀綱覈臣下之名實休生民之耗蠹美風教之凋敝收禮樂之極功此皆閣下固有之學前定之業施之自有先後取之而無津涯可不待涓埃之言而有所補也惟閣下無失其時力行而已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不宣再拜

上時相書

十二月十日具位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集賢相公閣下某竊謂三月不雨膚寸之雲油然而起不特有

一成之田稿而未共者仰而望之一國之人皆是也及

某未雨鬱然在上人皆祝之亦不獨有待者始有言蓋能為天下膏澤者人人願見之天下膏澤人人願值遇沾沐之此所以自古到今英雄明哲之人可以深坐廊廟收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懷抱志策惜不所能致身其人為一時所並用也伏唯閣下天資林業發見富貴天下之人望為膏澤雖漢之平勃唐之姚宋未有能若閣下收天下之望於未用之前者也自閣下發策登大科當時有識君子已深器閣下為公輔邊陲久安兵惰財匱胡馬南牧朝廷震驚閣下出疆講和張皇國威議者以閣下不獨使蕃漢之民重見太平於朝廷有定鼎之功天子及用公議擢閣下預機密閣下自信與上金石亟欲建明大事圖天下長久計未幾以大謗中起免居方面垂今十年朝廷之事日不治閣下之望日益隆天下之人指閣下語者謂朝廷有太平在一方適未取而施之廟堂之上取而施之如反掌耳某吳人也今年秋居吳中閣天子復命閣下歸政府某不得見天下之人

如何耶以吳中而言天下縉紳先生庠序學士至於巖穴逸處皆奔走慶賀謂國家太平一旦復興拭目而視洗耳而聽不復有所疑慮者天下皆是也某當是時與二三草茅之士更語更念閣下當天下如此重望負天下如此重責又天子刷去前日不可破之謗灑然用之如此天下之事甚大久安之敝皆是使閣下以何者為持操以何者為急先而能一舉動塞天下責答天子之明且信哉此古人所以位為憂不以位為樂也又伏謂朱研益丹矢激愈遠以閣下天資之事業濟之以十年有待之思宜資之甚深取之左右逢其源也曰感昔唐明皇講武新豐驛始姚崇以呼犬放鷹稱合上意明皇命崇為兵部尚書同門下崇在馬上不奉詔又遷紫微今崇馬亦不進至獵罷崇奏曰行天下之利革天下之敝恐陛下不用臣言臣故不敢受命目對上條數十事皆中宗末年社稷之禍及天下宜急先之務甚深切明皇為之感發涕流應崇曰天下之利朕能行之天下之

敝朕能除之朕能用卿之言崇曰陛下如此天下幸甚
臣敢不備位論崇之進初若不正然卒為賢宰相後世
稱十事者謂之昇平之源豈非得君之節不苟致治垂
世之策素定也又竊聞般輸之巧天下所至未嘗無材
何哉以其所構廈自任不待求木而後任責也上料閣
下受命之始宜有入幕端士嘗出其門之人夙夜為閣
下講論措宜使無毫釐之差令如近世姚崇之盛事譬
如夫子入太廟每事問夫子豈不識禮之末者哉蓋奉
祭祀事鬼神不容有失禮而不可復反者也孟子曰鄉
隣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故
位踈而言親者謂之僭責近而憂遠者謂之妄人孰不
欲自裕自非甚愚烏苟好為僭妄哉然古者畝畝有不
忘君之人負薪能為廊廟之語伊尹之未遇莘之耕人
也曰一夫不獲如已推而納之溝中是仁人義士不待
有位而後有憂天下心此某今日所以起於踈且遠之
中而冒僭與妄之罪來為閣下言之某之至京師踰月

矣始來也即竊求閣下謀猷設施于稠人廣衆中有曰
未也有曰循常用例未嘗主事殆失天下之望為自安
之計耳某之言輕不足求勝于人私議論者如此亦暴
矣夫療久疾之人用強藥悍劑而求不日之效非良醫
師也况自安之計本庸人所當為非所望天下賢者然
居漸久聞論者日不已又頗見政府立新法斷天下小
事至於進用人物亦或不為論者取幡然而疑曰得非
有蓋世之名而未為驚世之事耶何人之責之多耶豈
艾前日之去而慎重今日之舉耶不然乃富貴名位果
能動大賢者之顧惜耶請為閣下條陳之天下郡縣不
治久矣守宰不可一日而周擇之其要在擇按察之官
重其權而師帥其人此最為當今急務閣下在外十年
又負此康濟之志久矣有以知某人轉運不才某人堪
為轉運今天下貪墨暗弛者未免去又未嘗擢一人於
不次或資與才堪任是官者而聞暗為三年一替之例
不識謂天下任是官盡才耶或不才耶如一不才一方

之民冤枉無所訴賢不肖無所別白為黠吏貨賣暴斂橫求以富兼并一日已苦何待三年此論者不取一也磨勘改官之法近歲已密加之銓曹苛留孤寒之人實苦之蓋要家奏署皆是京秩自不入銓選今觀新制內官非省府判官以上外官非轉運提刑以上者有私罪杖舉官不理為舉主夫長吏刺舉下僚所以重其權上為朝廷舉賢下以驅策中材之人也今天下犯私罪杖而居長吏者十有五六雖絕其舉才亦必受其按罪謂之可以知人不才而不可以知人才豈立法之當乎又今省府判官轉運提刑果盡賢乎知州通判果皆不賢乎不賢不足以知人使之長民又可乎若曰澄改官之冗當別為方法此徒阮寒俊情中人耳此論者不取二也自來朝廷罕肯不由監司體量而進退外官此因循之敝近者有長吏奏強盜殺人為疑獄是天下之妄人也朝廷原情謫官不復按舉若此舉也天下所共躓今聞其人恃已謫官枝引監司佐官為有罪以釋宿憾朝

廷亦為劾之夫小人無賴以已重罪拔善人得輕罪亦以逞志此郡縣常常長吏能專決不受而今朝廷受之可乎朝廷既知其妄而免之矣况彼指摘者借曰不誣非甚有罪緣朝廷廢之而害善人不如不廢此論者不取三也國學者養賢首善地也向者朝廷以學官為資級不責教誨近歲限年而舉之非當也韓吏部不曰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是不究其本而抑其末也近聞舉一五講天下端人也始者士人之望以閣下執政必不用限年法今無乃遷延以俟其年若齒與舉於例皆合乃得補署雖庸人為相亦可行也此論者不取四也昨閣下居方面盛欲收羅天下之士各以長而薦之直宰相罷人之宜然也然閣下執政之始當首取天下大完之人引而置之朝塞天下望而嘗蒙被薦舉之人遷延闕下亟望進用是不謂閣下進退人之始其繫天下甚大不能先自引避為閣下禪補耳閣下丁是時也所宜延見私第開陳意而恒遣之而反之循點取

決他宰執者以動士人之疑望此論者不取五也天下之事大於是者何翅百千內則繫社稷之安危外則干生靈之戚休雖執政者不可一旦忽而不思誠未易責閣下以一己之力求為數月之效此論者謂之未可也若近事數者利害較然易明所繫事體亦以閣下所可廢置與奪於一出口之間孟子曰挾太山而超北海語人曰不能是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不能非不能是不為也是宜論者為閣下不取而有循常用例顧惜之謗也至如所謂未嘗主事亦前此執政之舊弊其意本有數端或以寡言忽事為持重或不通知利害不敢自信獨斷或恐倡言為衆指執專受敗事之責或恐言不見用旁有齟齬之人比常人無天下之事業不為天下信嚮者有此閣下一旦受人主傾心刷謗之顧託當天下洗耳拭目之觀聽故始者同列避讓無敢前者如主天下事沛然如江河其誰禦哉不識閣下何憚而不主之夫何顧惜而使至然也語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

雖有磁基不如待竊謂閣下之勢可謂盛矣矣閣下之
時可謂遇矣夫渴者甘薄飲飢者美蔬食惟恐閣下不
行公政耳行姚宗之事則得蕭曹之望舉蕭曹之業則
享但呂之功時勢然也今乃都人之議喧動如此詩曰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不知天下說者又如何耶閣下無
乃棄天下洗耳拭目之人替傾心刷謗付託之君而自
失可為天下行事之勢乎竊為閣下惜之今天下國家
甚之事誠未可舉也若閣下必欲動天下之聽聳天
下之觀釋天下之疑除天下之誚復天下之望猶可為
也今天下有積德力行之完士或棲遲閭巷或遺逸草
野天下所共知者閣下未廢而去之豈非閣下自信有
所未嘗主此等事示天下沮勸之明白反謂速治無益
恐生天下之望取天下之誚殊不知失天下望取天下
誚不為此也若閣下之進人公進也退人公退也雖
一時小人不能無憎且妬天下不肖者雖多賢者固不
少公議為閣下助夫何慮哉又如兩府唯以休暇

見容固匪徃制亦近歲傲然自足歷苦天下之士者為之今閣下何恬然仍舊不為改易天下之士固有抱王佐之畧為生靈之福者固有通知當世之利害願為陛下裨補者用公聖人也不敢安一沐一飯拒天下之士而保叔父之貴裴晉公命世之材也亦上言改去唐制私第不見賓客卒建淮西之勲閣下將致身與二聖賢比何憚而不為之廣都之路舉步有數里之遠其能乘肥馬御健僕伺閣下十日中一見者必面柔便辟取閣下歡欣以為進取之人天下之士其能至乎閣下豈宜謂天下之士不是求乎某竊謂閣下大聲廣舉毀於今而減于前者得非以暴絕天下之士而門無端人與閣下講論為少補助者也至於中丞御史天子所擇至端至直可與議天下政事者某竊聞之舊制或於中書分聽咨議時事近制唯見於聚聽時亦所以間絕之也夫法不天生也不地出也閣下可以雍容上前開陳其端請得與中丞御史丞自可親相風告繩愆糾繆不必一

一雜然上聞如此則天聽清曠朝政修舉垂世之美利也噫齒髮一改而不再功名難得而易失舜之徒鷄鳴而起禹不敢輕寸陰周公坐以待旦皆為此也閣下可不勉之某從遠方來以慕閣下德業積有歲年昔在方面嘗欲請謁今當閣下大用時卒然聞士人非詆之論與之應和實所不忍然且材不足為閣下用資不足為閣下振舉故無嫌通傳士人之言而盡布之借不能少裨聰明萬之毫分亦愈於合倡詆毀於朝野之人某尚計閣下密建長策入有大論皆衆人之所不知衆人知而言之或不得其真某從而言之亦惟寬其罪戾以來天下之言收天下之計塞天下之責不遂失天下之望保有天下之功區區之心如是而已干冒台嚴無任惶恐之至不宣某再拜

上時相書

三月三十日具官陳某謹齋沐裁書再拜獻于集賢相公閣下某以不佞而賤故唯日恐恐無毫髮樹立卒泯

沒于天下愚不肖中乃不知量瞻望當世道德文章發見于天下之人必欲奔走而見之亦非有心附會希覬自為聲光苟且博見廣聞人人沾沐熏炙之已耳為是心於閣下亦十年矣數月前既來阨居勇欲果就其志不復顧計有位勢之限又竊以閣下德業聲名充塞洋溢愚夫稚子皆知稱誦者百口一語而自閣下當國大用為天下行事衆責群望有所疑慮請謁之始寧若進說且謂士傳言其職也乃不忌諱採摭一時之事條布稠人之論具于書以獻於門下伏蒙閣下不問鄙賤延置堂上一席之地假借顏色賜之餘論然至愚安足識大賢者之心乎姑譬之入武庫見戈予劒戟旂旄胄甲森森然知其可以雄三軍威四夷橐包載束皆利而未試者也既而喜出而語人曰閣下之心古君子之心也雖其功未就其膏澤未及于天下已為天下生靈賀矣自足以還無一名字聞閣下之左右無一足跡及閣下之門豈自棄耶是恐見比於皇皇汲汲請造進取之人

為識者羞辱今已就祿一官有千里之阻遠猶有餘說
願獲陳畢而後去亦惟閣下察之夫宰相天下之宰相
也非一人之宰相也亦賢不肖雜處之位也賢者未必
常得居不肖者未必常不得居功蓋宇宙名白日月有
時而位去故世嘗有挾占術者說於人曰某命當得丞
相某命當免不為己而果有驗者由是知富貴得喪則
天也非人力也閣下前此居方面十餘年雖天下之望
日愈重而深識善計之人未有敢料閣下必得亟為宰
相者况閣下能逆知而自信乎既得之終身居之不可
知也旋踵而不居亦不可知也所為不可知者則天也
若其建立施設天下之事早晚則在閣下勇斷而力行
之非天也借未及然宜使心跡獨信於天下無久替人
望亦在閣下非天也從古到今魁梧明哲之人以天下
自任者必欲致君堯舜納民仁壽豈一二哉心志之就
不就功名之成不成亦天也亦天下生靈之幸不幸也
今日之事唯恐閣下不為之苟為之成敗得喪則由天

幸不幸則繫天下生靈閣下之憂何預哉某唯恐萬一不幸閣下之心跡不及見於天下盛時一去不可復得為四海悔嘆不勝區區某歸官江湖之外位卑事簡既得斗升之祿歡欣偏親以卒歲月猶能延脰側耳聽閣下致君之業澤民之功發為賦誦塞儒者優游太平之責干冒台重無任惶悚之至

上歐陽內翰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頓首再拜有聞於羣牧內翰先生坐下某雖不肖從事於學盖有得古人一言竊藏於心日思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某自少小時誦禮記至曾子曰夫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焉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未嘗不撫卷三復又追考古人之所以著見功業顯榮其親必先有志於斯言取自是居就師友出遊場屋未嘗不恐恐自重於言語去就之際懼有以辱乎親者慶歷中天幸及第為天台從事歲未滿而罪罰遽至先人不幸卒於官舍既而由

深山窮谷中負金樞獲返於家輒自號詐於宗族鄉里之人曰某罪逆深矣顧墮身草土不足贖而適重之請得變禮行散塗之事使其夙夜勉強固所樹立萬一有聞於當世而吾先人教子之勤見紀述于天下取重之人且能蒙取朝廷一命及於漏泉而後葬聞者曰唯然而聲明不章道德不進聳牙連塞於簿領文墨心日負而事日違至于今年有三年前此者嘗求天下賢士大夫而歸之至於不愧而置身門下自比於門生故吏是亦大懼日沉沒於小人俗吏之中使先人之德不足以有聞也某今也天重其幸由科選改官屈指日月其覲贈典以酬其言者所不遠三年耳若其獲以先人之美見於紀述以取重於當世而垂信於後人則未知果能也然念某始以頑賤奉教誨於坐下往來墻宇之間亦於今十年矣提其心誠而欲以先人之事見紀述於一言則又在其前也卒以今日果於不避棄絕而布之者非敢即謂有可稱願蓋某拳拳之心以為勉強行道至

于樹立稱家有無以事竈竈過此以往亦將有日求金玉之賜為論撰之美不在今日言之旋踵先生入宰天下大政方提其筆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位日隆而不可聞而其求償其心則無時矣謹錄友人姚闢所狀涕泣俯伏門下以俟裁擇不宣某頓首再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官陳某謹頓首百拜有聞於參政先生坐下伏以朝廷二府所以攬文武賞罰之大柄代天理物而天下治亂休戚之所繫者先生旬月之間出侍從中步武歷二府如登嚴君之堂而入室家之奧豈非內有以鎮壓天下君子之望者不言而喻外所以稱誦於天下者有以鉗塞小人橫議之口久矣某辱為門人始其聞命踴躍慶快非稠人比又身之去門下行三歲瞻望左右固已勤勞然獨不為賀至今者蓋謂有道之士富貴皆固有且欲以功名遠過於臯夔稷契故不以位為樂而以為憂也數日前得同科錢藻書以某雖自

踈棄於外其姓名猶得不忘於門生故吏之中某且幸
且喜即欲奉奏記并道前日之所當賀者又竊謂世俗
之禮如俳優樂府者為之言焉足以稱盛德而伸至誠
哉夫古之大臣者嘗寤寐善士渴求人材得而舉之以
事其君彼材士者豈患無聞知且往告於人而求自德
耶人不求則不得非廣覽兼聽則失之孔子曰舉爾所
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是不獨天子之任大臣以此至
於師弟子之相告語之道亦皆然也某雖不肖敢上採
陛下之所以待先生之意而下誦所聞以圖盡所以事
先生之禮兗州錄事參軍姜潛學可以為人師智足以
謀王體淵沉可以厚薄俗志勇可以持大義用之以罷
無所不宜虞部員外郎前知撫州黃瑛體廉蹈正其材
過人喜立功克當大事今以失舉廢官棄其所長揚州
簽判虞部員外郎李直躬外和以粹內剛而明風教設
施可視古之循吏大理寺丞知蘄春縣俞尚博學有文
兼備衆德依乎中庸以飾政事前明州推官林琪楚州

判官侯叔獻守道不回智足以燭幽明材足以治劇任重杭州進士施耕甘貧樂道傳經誨人不詭不激有顏閔之懿是七人者行之以正道守之以不苟得故或沉於下僚或混於倚人世未有以知之未有以舉而用之者也伏惟先生懷澄清天下之素當建立功業之時必求天下英俊豪傑之士夫此教人者在乎胷中德行見聞罷能材識聲明朝廷而空乏巖谷此某所不能知然區區之心特自誦所知且以稱人之賢在師弟子之義為無嫌亦所以自異于世俗賀者之言伏惟少加察焉不宣某再拜

上歐陽參政侍郎書

十二月日門人具位陳某謹再拜有聞於參政先生坐
下良農善知氣稔之羨惡而逆水旱之至故耕無不獲
之歲良賈善原貨財之有無以權貴賤故其藏嘗取十
百倍之息彼小人者知自利其業尚如此故君子之道
沉慮先物知之至幾而待之以豫則功無不成物無不

應其實不肖乃其計慮或一有所得獲不媿於農賈小人者天之幸也前年身出坐下行狀一通泣而言曰某罪逆十有五年而不克葬蓋以先人教子之勤自恨其身碌碌未有所立以報嘗願先生一言之銘相與藏之取重當世而信於萬世且必待朝廷之一命以贈諸幽壤持其誠心亦十有五年矣後此者朝廷之命可計以日而恐先生之文章不日提其筆以宰制天下化為生民之膏澤進賢退不肖之功業則不可得矣某是以豫以告而願先生豫以許也先生哀其誠而報曰可聽言至今猶在其耳目前日聞先生入贊大政某始為天下蒼生賀資次為天下賢人君子賀終為報親之心獲不媿於農賈小人自賀夫與之一諾萬金不為重古今聖賢皆然也或曰先生之明乎與日月白永乎與天地久豈止視萬金為銖矣知必報其諾雖然先生棄而拒之乎其雖連山為墳銷金為槨執紼千人備物百甕不足謂之葬愧乎人間而無以報於地下終亦不苟

葬耳先生其卒與之乎某獲負土壠上使先人之善永
於陵谷小子無愧於鄉人贖十五年不葬之罪生死骨
肉論報無有已也先生其拒之乎與之乎不宣某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十

宗 陳舜俞 撰

書

上時相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東望再拜授之門人有聞于集賢
相公閣下某嘗學古今竊惑治亂之迹是何致治之難
而亂之多耶桀紂之亂非堯舜之道亡亡堯舜之道者
非堯舜之人也然天之生材無窮天不以舉廢元凱利

於堯舜堯舜兢兢以不得舉夔元凱為已憂舉夔元凱
皇皇以不得堯舜為已憂故文命敷於四海勳華塞乎
天地嗚呼生民不見太平之治久矣士之生也罔其相
與日見也偽其先王之道未嘗人人傳傳而出於鄉人
者其君未嘗憂不得而臣之臣而入於利祿者未嘗行
其道而用其言是非舉夔元凱獨不見於後世後世長
養之進取之之術異也然則士之出於世而求為無愧
於進之道者奈何君不以失士為憂則不進憂而求之
失禮為憂則不進取之以禮不以不行其言為憂則不
進用其言不以不終其道為憂則不進人皆有欲進之
心而進為甚難故常有願治之望而不易得烏有仁人
在上使人人自足其本心相與日見於治士之懷是道
而逢是時疇欲與鳥獸草木為群而能志貧賤之憂乎
其不肖潛心讀書耻文章之陳迹高古人之忠義亦有
日矣前此者言必遜進必縮固未嘗便便汲汲之若是
噫不以自進之難而盛時之不可再耶至於鑒前王之

廢興明來事之成敗究生民之利病論天下之安危雖
智小而謀大責近而憂遠今或以其書為可採用舉科
目又念古者相君皆開閣以養天下之士收群策以釐
萬務閣下好賢取士出乎古人而某舊得從事賓客曳
裾閣下之門雖閣下盛德大業無待於人然狂夫之言
聖人擇焉今某之進求所以自足乎望則鈞播之賜未
可知也苟就其書如蒙一言之採有補於今則某之心
固已為得矣謹以所進治說五十篇十卷繕寫塵獻伏
惟調變之暇俯賜鈞鑒不宣某頓首拜

上時相書

某居東海之濱一日獲邠吏之報伏審執事進位元輔
其比肩並命者又皆為天下所望之人某方食匕落不
知起舞于坐吁嗟聖天子求治如此之至登用賢輔如
此之當差自漢唐已來命之盛未見今日比也某且思
天下搢紳先生巖穴逸處洗耳更化拭目以觀太平又
豈一二其人而已哉惟是區區孤生念昔旅食京師日

聞都人卿士風議執事柄用已來施設之畧有若未能
廢足人望者嘗不識忌諱騰寫衆說置之主謁伏蒙執
事遠取聖人吐握之義不問狂夫側陋之言接以上客
之禮賜之更僕之論開陳虛懷親指時事則其知執事
育德待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自有先後與夫進
銳退速輕為去就者不同日而語矣從是以還引領一
方日待德教之下則有若裁任子之令革貢舉之法燧
然亦足以動天下之望矣而某又竊憂者治世不易得
君臣之相遇甚難恐執事有待之之心而時不偶懷切
磨之術而功不就萬一及此當世之人猶或不見執事
有為之迹誰復能信執事願治之心哉不謂執事知天
降大任之心將至期其道有時而果一效於今日矣然
某聞秦人苦冗豫之疾者凡二十年藹醫庸術日踵其
門不惟無愈而又害之者多矣鄉隣之人有過而告者
曰是必用盧醫扁鵲而後愈也然而秦人未嘗信日瘡
月痼而無所愈卒命夫二人者鄉隣皆喜秦人獨憂也

曰秦國之技止耳是而治吾之病其革矣噫爰今日之事無異於是天下之病豈獨先豫而已耶其與執事比肩並用之人則若醫之有盧扁也天下之賢固不過執事二人者是以天下雖喜識者以為憂何則夫療久疾之人不能為勿藥之喜必有針砭之神攻灼之毒瞑眩之苦然後固一元之氣滄五臟之煩生六府之和強筋力而豐膚革爾今有百年之傲豈能為循迹之治必有非常之事業不次之進退大有為之更張然後立天下之本銷當世之冗下生民之休暢威靈而躋富庶尔今執事出素韞見鴻業取百年之傲圖一世之救則朝廷躋三代之康強生民享二帝之壽考在此舉也使執事復為循迹之治襲蹈前人之為不過維持而居保完以退天下之望過執事而無所屬天子之信後今日而不可再然則視四海之瘡潰成一世之膏肓亦此舉也某又視漢唐已來當天下之憂責者未有若執事之重也古人不以位為樂而以位為憂不謂是乎某所謂針砭

之神者何也伏以執事道貫聖賢學該古今知天下之責不可逃待天下之任必將至夫豈止懷庸庸之謀持斷斷之技而已乎是必有經濟之雅施之小大而有宜謀猷之深取之左右而不竭伏惟執事斷之以必行發之以至神此所謂非常之事業猶秦醫之有針砭也某所謂攻灼之毒者何也竊以方今綜覈之理廢賢不肖混淆大官大職涉級而至未嘗待勲勞徒食虛廩紛然無所為求而使之又患材不足此天下之至儆也伏惟執事知人之賢雖草莽塵泥必器於華顯察人之不善雖黻冕朱紫必廢於冗散然則士多嚮善官有稱職此所謂不次之進退猶秦醫之有攻灼也某所謂瞋眩之苦何也竊以衆人難與謀始易與樂成鄭子產古之賢大夫也為政一年輿人欲殺之三年而民詠歌之夫君子之幸小人之辜善人之利不善人之害此謗之所由起也況今與上金石時則機會伏惟執事奮不顧之節無可奪之義苟利於國不知為身未信於人先信於天

然則何利之不興何弊之不革此所謂大有為之更張猶秦醫之有瞑眩也某所謂固一元之氣何也竊以人非元氣不生國無本不固昔賈誼可謂知國體者其言曰太子者天下之本本正則天下正故古者天子國君即位政教未脩禮樂未講君臣相與為建立之議嘗如此之早也至於教習其善猶恐不豫烏有垂策一世而不之及大臣畏避而無所陳為國遠慮凜然寒心也且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相與揖遜而得也伏惟執事傳納讜議推明天心以重宗廟消禍於未然垂裕於萬世此所謂立天下之本猶秦醫之為疾必固一元之氣也某所謂淪五藏之煩何也竊以方今虬蟬之卒無慮百萬衆其仰食於縣官歲率五千萬犬馬之臣無慮三萬人其受祿於縣官歲率亦百五十萬天下之財取之毛髮而積之邱山歲之人未能過億也而官兵之冗食其大半其餘郊宮之奉夷狄之好尚未足以支也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蓄國無三年之蓄曰不足今也以

歲養歲猶或不給故太倉之粟不支比年都內之錢未聞億數不幸重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為國計者甚可懼也伏惟執事嚴教習以汰無用之兵釐仕進以澄不職之吏使通收三歲之冗食而餘一年之經費行之九年國家其庶乎有備矣此所謂銷當世之冗猶秦醫之為疾必淪五藏之煩也某所謂生六腑之和何也竊以方今土田之賦關市山海之利取於民悉矣朝廷剝刻之吏以羨餘為有功郡縣校征科之勞以殘忍為稱職天下有禁外之禁小人犯法無有完膚天下有賦外之賦生民飢寒不能虛免吁可謂窮矣伏惟執事名田以寬太半之賦節用以通天下之禁籍使未及絕禁外之私條使其手足有所措斷賦外之竊歛遺之衣食之毫毛此所謂下生民之休猶秦醫之為疾必生六腑之和也某所謂強筋力而豐膚革何也竊以朝廷以兵強戰勝為筋力以家給人足為膚革方今夷狄外侮取壓於賄可謂強乎生民盜窮流轉而死可謂豐乎伏惟執事

勉其所未至革其所欲革更其所當更自然中國日強
夷狄畏我如天地生民日阜禮樂備而庶遜興此所謂
暢威靈而躋富庶也猶秦醫之為疾強筋力而豐膚革
也此數者蓋天下之大務興復之急先執事得君得時
得共政與而施之如飢之命餉渴之索飲猶恐為晚也
若夫補完萬事之缺更易一世之故至纖至悉豈可勝
紀伏惟執事開閣以待天下之士下朝不宴博收羣策
夜思日行太平之功乃可致也嗚呼古者治世常少亂
世常多不以聖賢之人材與時不相偶乎古者有其材
無其時仲尼是也有其時無其材房杜是也天生執事
以輔吾宗天啟吾君以賢執事得聖人不得之時至房
杜不至之學可謂盛矣執事勿謂天未歷亂天之與此
時足以信矣勿謂上未腹心上之付是任可謂堅矣今
執事極所以為之則不違天竭所以報之則不負吾君
執事忘其身則身安不顧其家則家榮時乎時乎不再
來唯執事圖之某愚賤無所能天下之事以嘗求而知

之雖然不知其可行耶今當職事之大任以嘗進瞽說於前而不得默已於後敢盡布之惟執事擇焉使言而無補尚知其心之拳拳萬一有所得執事不以人廢之乃所幸不為狂言誠無望於自利也干冒台重鈇鑕之戮亦惟哀矜不宣某再拜

上昭文相公書

具官某謹拂著揆日齋慮裁書頓首再拜惶恐有聞于昭文相公閣下某嘗伏謂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甚哉求適乎用舍去就之難也人生孰不慕富貴而惡貧賤孰不羨膏粱而歷藜藿孰不悅文繡而褫藍縷孰不快使令便嬖而憫勞苦其膚體孰不樂志澤日加于天下而嗟窮怫其所為孰不好聲名白于日月而耻湮沒無聞又顧天下非無有餘之勢而不足稱已之養伸已之願然而君子之蹈道行乎天下者遇不遇得不得人人未嘗齊也是何也或曰時也君子不謂時也且周公相天下朝諸侯如運之掌為得時乎則生周公之時者伯

夷叔齊而餓死孔子為旅人走四海死無置錫之地為
不得時乎則生孔子之時者管夷吾晏平仲嘗以其君
霸是以君子不謂時也或曰命也語曰不知命無以為
君子也周公固達矣遠則四國流言近則成王不知周
公惕然懼不獲光明文武之道而大墜輔佐之業乃作
詩以遺王名之曰鷓鴣仲尼固窮矣失魯司寇將之荆
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其適諸侯也未嘗不皇
皇然使周公謂命也則不聞流言而懼孔子謂命也則
不適諸侯是以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其餘用舍去就之
間亦可謂難矣周公管夷吾晏平仲得其所就就之不
為諂孔子伯夷叔齊得其所去去之不為固後之就者
不有周公管夷吾晏平仲之道而仕者皆苟仕也後之
去者不有孔子伯夷叔齊之義而隱者皆妄隱也故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
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之于人也
審已之所以去就求不失其正為不難處人之所以用

舍于已使不失其義為甚難苟能審已又能處人故不以人之將舍已者就于人 不以將用已者去于人就其所舍雖得之君子曰曾不若黜教之餓夫也去其所用雖得之君子曰是視天下而路也古之人其難於用舍去就之分常如此今之人奚獨不然非慕富貴羨膏粱悅文繡快使令便嬖樂志澤加于天下好聲名白于日月之甚也非惡貧賤歷藜藿褫藍縷憫勞苦嗟窮拂耻湮沒之愈也非周公孔子管晏夷齊之道亡也是何也時然也古之所以就于世者道德成于國人則鄉大夫鄉先生禮而賓之矣辨說合于卿大夫則公執禮而見之矣志策聞於國則國君束帛而求之矣非若今以言語之度量揭於有司群群而來合則得之不合則棄之如此之薄也古之所去于世者去于魯則之衛去於衛去於衛則之齊之晉之宋之秦或之四夷非若今不合于有司則為匹夫矣或窮且死而已矣不合于朝廷則為黜臣或錮且卒而已矣是以今之君子常不及古人

有磊落去就出入之節而上之人無恐恐失一士之悔
雖然謂古之所以用捨人之道未能遽復之可也謂古
之所以用舍之道不足復不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人
之道雖失士而不可出於中國可也謂今之所以去就
人之道無失士在中國不可也苟有人在焉如古之道
持古之所以用舍去就之義而不出乎天下其將以古
之道與古所以用舍去就之義望于吾君吾相而已乎
將不以古之道與古之所以用舍去就之義望於吾君
吾相而已乎孟軻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夫
豈不美仁義之道哉其心曰是惡足與言仁義也故齊
人無如我敬王也今其來也如不以古之道與古之用
舍去就之義望吾相不恭莫大焉古者旌以招士皮冠
以招虞人虞野之鄙人也不得其招則不往况國士耶
今之天子以招天下之士者有若六博之道耳或偶以
勝或偶以不勝不勝者不得怨勝者曰幸不幸偶然也
所謂六科以策天下之士者則又甚矣乃若射覆之數

術也然六題者必命羣籍隱奧鬼瑣之言而加之參互
離絕以求為難知之勢幸則知之為中選不幸則不知
不知為不中選然而天下之士負經世王佐之略如漢
之董仲舒有直言敢諫之心如唐之劉蕡裒然出於是
科者不可謂得其招而來也謂今之天下應選之士雖
有古人之道而無古人之節故不得其招而往亦不可
也蓋以朝廷承平熙洽巷歌里誦文章聲名際天接地
歛材日繁得士亦衆臣工如椽樸之富巖谷無考槃之
樂士之生是時也名不齒於當路則不免為鄉人養不
及於祿食則卒因於畝畝求而不得者有之未有不求
而自得之故皇皇汲汲而來也古之任士也任其所長
不任其所短是以材有餘治道罔不足今之於士也求
其所不知而問之就其所不能而責之能雖得之蓋亦
不贍矣故比歲詔舉所得不過一人甚者天下無一足
以充其選非士亡也任其所短而不任其所長而然也
以若所舉為吾君吾相者不可為之動心而已乎古之

於士也不惟舉而用之其所以禮之遇之固有道也有若周公馬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其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布衣之士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還贄而見十二人窮巷白屋所見者四十九人進善者百人教者千人朝者萬人是古人之於士者亦多術也或爵之或祿之或尊之長之或教養之非若今挾甚重之資持不可合之勢與者窮日力大榮之否則悻悻而拒之詭詭如也近世之名制舉者亦可考矣有若唐武德之舉不有常制皆標其目而搜揚之文策高授以美官其次不過得一出身耳豈若今揭殊衆之選名非常之舉得之則不旋踵取富貴否則棄而去之碌碌如也某嘗遠觀周公相成王之世及唐武德之時禮脩樂備刑清訟簡家富人足頌聲休烈煥乎其盛畢召虞虢衆聖相與輔佐其次房杜魏李衆賢相與謀議然且進善之意如此之勤取人之法如此之當以彼較今不為無事是宜吾君吾相方孳孳於天下之士大約古之制少

釐今之為求必得士而後已也閣下道德功業不獨於
今一人於數百年中特一人耳豈止能致吾君武德之
君而已自比如周公不為過也某不肖無古今術學徒
慕古人之節義竊幸閣下講道致治之期留神收士之
日不自虞度起於海濱求致身於閣下爵祿長養之前
此者故持所撰治說五十篇委置門下如蒙閣下察其
言信其所存其為求合於世之道粗曰不苟矣然而復
陳區區如是者今蒙朝廷收採俾從事於有司有司必
將發難知之題舉一人二人之日幸而得之未可知也
不幸記誦之不及科指之不明遂為碌碌者俛首而去
則終年不能望閣下之門墻面無路盡其愚忠矣故盡
布之永無愧於古人

上呂參政書

某惶恐頓首再拜有聞于參政閣下某伏以二帝三王
之君臣其去世已遠非有流風遺澤可至于今然而人
莫不以為聖且賢盖有仁義禮樂賞罰號令之迹方策

存焉耳孔子顏回子思孟軻生為匹夫未嘗得百里之
民而君長之高談而死然而後世之人懷其風烈猶曰
二帝三王之君臣不若也是雖無仁義禮樂賞罰號令
之迹而有治世康天下之心為後世所信故也蓋道在
于迹雖並天地而高厚有所極其藏於心淵淵浩浩而
莫知其疆此所以後世論仲尼賢於堯舜遠矣伏惟閣
下學孔子顏回子思孟軻之道而履二常三王臣佐之
貴聲名事業為四海望可謂盛矣至於仁義禮樂賞罰
號令之迹其著於已久其澤加於民固已遠而天下士
大夫相與言曰夫子所以治世康天下之心固未之見
也指前日之迹且善則曰可以知夫子之心以是歎天
下之士所望而待者豈淺也哉某棄而窮且久矣然徘徊
徬徨愛其餘生猶度乎見閣下盡心迹之化與昆蟲
草木沐浴之惟公察焉不宣某再拜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十一

宋 陳舜俞 撰

啓

賀文相公啟

某伏審樞密太尉相公光奉制函進司樞席高賢當柄
率土同懽萃惟太尉相公道燦三英材兼九德風雲際
會出乎聖人之時虹霓光輝爛然天下之望勲勞中外
清白邦家斷國論之安危多所取重裨化鈞之舒慘無

有間言上方經武巖廊仰成密勿眷惟付任美矣知臣
惟幄前籌調五兵於不戰機衡賦政均百度以參和某
幸出門闡尤深鼓舞

賀富相公啟

某啟伏審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相公舉夔之偶伊
呂弗加挺生於韓實輔吾宗忠義一節凜如冰霜功名
三朝光于竹帛固已身屬天下之大事又常力行衆人
所不能作萬世之金城為九廟之磐石天付大任士無
間言方且歷百度之圯隳成一德而脩舉治條講三代
之盛天聲燦八荒之區嘉謨有為而前之所居者未久
休德旁施而下之所蒙者未終茲還元台實就鴻烈衆
賢以暈竭廢而同歸羣生在鈞鼓舞之如昨某根莖至
賤生育有初際會于斯歡幸無極流落窮遠瞻望勤勞
下情不任虔切惶懼之至謹奉啟事陳賀伏惟鈞慈俯
賜鑒念謹啟

賀張參政啟

某啓伏審叅政侍郎光奉制書榮叅國政洪鈞之下起
舞皆同伏惟叅政侍郎金玉清規著龜令智一言寤主
斷大論以持危四海想風起懦夫而增氣勲績交輔於
中外謙恭多助於天人爰自表正樞庭坐叅基命籌惟
多勝雖柄託之不虛台鼎未調在輿言之未歷果茲易
地聖矣知臣百度叅和羣生蒙福舟航濟物奮庸已副
於巖廊竹帛圖勲正席竚光於公亮

賀叅政給事啓

某近覩邇報伏審光膺帝命入贊公台允屬陶鎔不任
忭慰恭以叅政給事才推王佐望重國華蓄諒直之嘉
猷富經綸之茂業夙蘊大臣之量自膺明主之知入贊
機衡正朝廷之大事出居牧伯宣屏翰之元勲荐更中
外之司允著並疑之望僉諧攸屬上意所知果由三接
之恩再副貳公之化仰以正人君之闕下以裨輔國之
宣謨社稷之永圖恢廟堂之竒筭經邦論道資啓沃於
天心偃革為軒贊成平於帝業即正保衡之任以昭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一
拱之風庸副具瞻永宣一德

賀樞密太尉啓

某近覩邸報伏審樞密太尉光奉制書自登左府伏增
懽慶竊以亞承弼之位參帷幄之司密勿王猷正天下
之機事統和師律制閫外之權謀心資俊傑之材用副
股肱之任恭以樞密太尉氣含元一德稟中和明社稷
之遠圖蘊廟堂之良具夙邁千齡之旦仰膺萬乘之知
出鎮鉅藩入貳樞政上心隆於倚注百辟仰於儀刑式
允龠諧爰正近密矧以兵車方偃戎醜悉平以成文武
之大功式賴蕭張之竒策茂邦家之福祉慶天地之成
平丕冒鴻圖永清四海即兼輔相式副民瞻

賀樞密侍郎啓

某啓伏審某官榮膺綈誥入輔樞庭勲業所鍾華夷同
慶恭惟某官秀含辰緯學粹師閎身為儒宗早提衡於
鴻筆自結明主徐步武於青雲素風嘗激於士倫大誼
交禪於國論玉堂制作雅追二典之淳金鼎調和久著

羣生之望聊分宥密以究經綸黜陟有聲可陋魏相之
在漢將明賦政未推山甫之興周郎正師瞻以如輿議
某素叨長育竊慶亨嘉惟是歡悰實殊彞等更祈上符
眷託順講聖經謹奉啓起居陳賀伏惟臺慈俯賜覽念

賀歐陽樞密啓

某啓伏審樞密侍郎先生拜命禁垣開榮樞府朝廷有
道聖主知臣不以賢愚皆同鼓舞恭惟樞密侍郎先生
勲業居高於天下文章度越於古人帝書百篇鴻筆追
風於二典師牆九仞諸生就列於四科表則邦家勤勞
內外當世獨出羣公無前所不歷乎與言以未付之大
任是用延登宥密之地歷試將明之才帷幄英謀近可
以紀綱一世廟堂勝筭大可以臣妾百蠻將見真儒之
所施以慶蒼生之蒙福

賀陳樞密啓

某啓伏審樞密諫議被恩宸綍進秋樞庭凡在陶鎔不
任慶抃伏惟某官大猷經遠碩德鎮浮謹議嘉謀雅稽

參於王體莫聲茂績嘗度越于臣隣簡在上心蔚為時棟爰自報政三輔提綱百司終需大鈞如厯清議果開宥密之地以賦將明之才

賀龐樞密啓

某伏審光被制誥入贊機務凡在鈞播舉集歡誠竊以朝廷宥密之司尊宣於明命帷幄訂謀之地經理於大猷矧練核以攸難蓋倚毗之是重恭以樞密稟德淳至抱器閎深立朝敦密靜之風鎮俗樹良明之化間以醜羗犯境銳師留屯將以儒臣總斯戎律眷求扞禦之略分沮禁黜之威且頗收之材久輟從于中禁而伊呂之佐宜登進於明庭爰紀殊庸式需徽典裁成百揆方入秉於國鈞仰正三階佇陞臨於鼎度某瞻望軒墉早情無任欣忭激切之至

賀吳樞密啓

恭以樞密某官志抱忠概業暢文經體方重以立朝審籌謀而居國披垣清切早敷述於訓辭內相尊嚴亦恭

決於度政益厚聖宸之眷入登樞近之榮百度咸熙式分於邦輔萬方是式佇正於巖瞻

答同年交代啓

某解褐榮途嘗竊同年之幸下車庇邑欽聞既久之思方仰奉於成規乃遠貽於休問伏審頒條某暇養浩彌沖大慰傾風何勝永好伏惟某官道謀王體政實吏師出守中和茂宣儒者之素入朝功狀妙膺天子之知豈茲一麾可掩大用行聞節名慎護春旗

上唐州知郡高大卿啓

時宰南陽

某伏念筮任入朝早想聞於寵坂字人為邑幸密通於侯藩屢窺隣燭之光彌著高山之仰屬簡書之多畏奉竿牘以後時既愆事大之儀尤積藏中之愧恭惟某官直方動德渾厚深仁籌組有輝赫赫本朝之望旌麾所至優優循良之師眷乃名城昔安善化千里變樂耕之野九重分共治之憂璽書賜金已講漢廷之故事緇衣入覲遠追鄭武之英風畏暑方隆珍調宜備

賀運使啓

某伏審運使駕部光膺睿選出攬使權允屬提封同歡
聽命恭惟某官挺生慶緒練識彛倫素風不墜於家聲
大誼心斷於經術逢辰早遠所至皆賢天府浩穰申畫
方喧於倚辦外臺刺舉觀風無切于澄清乃眷才猷特
分憂寄百城坐照豈須攬轡之多三接寵酬竚對追鋒
之名

謝改官答賀書啓

某叨被朝恩序遷官著退惟僥冒交積兢營斯蓋某官
盛德兼容餘光遠照致茲冗散亦被寵升敢冀勞謙重
貽慶贖慙荷之素敷述奚殫

謝秀才投贄見訪啓

某啓伏蒙秀才即先輩枉珍駕以及門貺雄文而滿帙
承顏愧受足認推先拭目鋪觀有開固陋恭惟秀才即
先輩枌榆擢秀蘭芷趨芳涵肆羣言必見聖賢之蘊根
抵衆美率歸仁義之純發為文辭粹得體要足以擅一

時之美價于茲掩多士以先登辱朝廷遴東以降書乃
郡國奉行而論秀需身有素晉取其時麟角呈祥願珍
羣而莫掩鵬圖得志信遠到以難量如某樗朽非材茅
心自塞荷風猷之特厚示禮等而不遺錄繡甚華被墻
非稱莖韶間發忘味可知測畔岸以未能但珍藏而永
好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舉人謝解啓

某啓伏承秀才即先輩出應新書榮居茂選以某繆嘗
奉檄來預程文覲雅俗之盛儀副長牋而在謝猶之蘊
玉既幸榮觀復此摘華何勝服禮意交至感愧相并竚
聽予征終符柏悅

與錢塘知縣殿丞啓

某雖幸際會久仰風徽恭惟製錦之餘克固練神之福
伏惟某官鍾英慶緒擢秀清時結綬王畿綽有甚高之
望投刃餘地浸喧所至之聲惟此吳彊猶淹晉用伊朝
嚴召不次褒升順履清和倍祈頤養

謝越州知府大卿啓

某瞻仰高山積有歲月參差末路不過門闌欲通尺簡
之儀愧無丈席之雅而昨凜官于邑播謫而歸命彼載
之蒙惠厚甚感慙并具嚮往增勞恭惟樂偃息於名城
邃和倪於神宇伏惟知府大卿高議出乎今古懿行著
于家邦多聞博識世以為師清談雅言聞者成誦謀議
屢裨於國論中和常至於吏循幸茲與州僉我舊德謳
謠衆口惟憂留借之難巖穴公言又恨咨詢之晚藁然
蹇往藐矣遐征未知與進之年但有無疆之頌

賀南康知軍郎中啓

某伏審知軍郎中榮膺宸檢來領軍麾獲與下風咸增
忭慰伏惟知軍郎中奎文照爛淵度汪洋韋相一經早
欽世學漢臣萬石遠紹家聲暫分簡在之才肩治湖濱
之壘更與上符眷託倍護珍差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十二

宋 陳舜俞 撰

詩

遇便風

舳艫沂隋堤積潦涵楚甸大帆桂長檣薰颯借良便氣
張中軍旗勢疾強弩箭浪頭噴飛雪波心落流雷或如
春雷振又若疾雨濺天空文鷁歸珠媚淵龍戰久來去
意切幸此行色變舟子嘯引項挽夫喜盈面揭篙無施

勞躍馬莫我先行吁思景附坐指交勇羨日陰未頃刻
道里歷審縣津亭倏渡淮官堠俄入汴盛夏草樹齊遠
水蘋藻遍晚景稍可愛少瞬不再見我非欲速者疾日
憎轉眩衣袂聊虛涼心焉獨安宴向夕風少休遲留樂
幽暎

失題

昔見淮水清今見淮水渾問之何因爾淮吏謂予言此
淮出桐栢被汴來崑崙年相合流東望滄溟奔汴入淮
而清有若淮水尊風休一色靜古鑑磨無痕今年淮水
小僅能庇龜龜黃河從春來桃花注龍門滔滔朝宗勢
巨浪日夕煩小清納大濁勢不得自存崩騰一波走磅
礪泥沙噴我聞吏之言冥默竊自論君子潔履操小人
為詐謾姦豪燦危行烈火燎于原諱言污正論青蠅止
于樊中人可移性鮮克終始博夙夜念淮水清心大吾
源

中秋翫月宴友

秋氣清且勁夜色澄無譁月當澄清間百倍常光華金
盤挂滉瀆水鑑磨痕瑕未離碧海久漸到黃道斜常娥
瓊肌滑羞死吳宮娃蟾蜍銀窟寒不穴死水慕依稀聞
免擣髻像見桂花豈止數千里已照萬人家都人尤侈
盛時節惜芳佳樓臺延皓魄簾幕去周遮交錯宴子女
嘈雜鳴簫笳清影落酒盞爽氣侵中紗常明復置燭擲
果如散沙而我旅其間甚貧亦可嗟遂召朋友云可飲
文字耶客來俄滿堂風稜森鏖鏹主人出對客衰病植
薰葭所共天上景能如富者奢汗樽薦醅蟻獠羞錯魚
蝦釋焉帽與帶果止柰與瓜高言抗崢嶸冲靈坦四宸
情親弗委曲論極成紛拏寒稜入吟骨歡意自天涯不
因斗柄轉豈信漏刻賒無端鷄三號漸引鼓五撾良會
誠惜已同心又何加殘輝促坐席曉意生微霞明發作
此詩遺我異時誇

種梅

始我窺山中早與梅花期依回遂四十種樹計已遲樵

夫致遠拊園官送新枝故土謹包裹深根屢培滋連宵
霖霈雨迨此初陽時繞徑一百樹撫視如嬰兒古來橫
斜影老去乃崛竒嗟爾生也晚笑我行且衰世人非金
石或作千年資轉眼共零落較此不更癡有情且寓賞
勿著嘉興悲青赤粲點白一笑唱吾詩百年霜雪過好
者知為誰

公署井詩

老屋蔭大井置綆百尺修䟽鑿不知年人其古諸侯源
從卞山來涓涓無時休旱地千里赤淵泉獨清浮六月
如焰火寒冽冰雪侔萬家濱雙溪卓此名一州纍纍挈
瓶人踵門日見投賓至遽欲起命酌輒復留豈不敵醜
醜渴疾飲以瘳庠序闕講問閣淺誰予求自反對井德
飲水良可羞

桃花塢

路轉青山曲地暖留青春昔聞千樹桃香艷紅氤氳遊
子想神仙花下啼鳥馴于今空蔓草况復種桃人唯應

塢中月清光無故新

餞張郎中

莫愛卞山色莫羨苕水清
山高天早寒水深潛浪生
維此賢大人字韻和且平
冷清宵無威妍辭吐春英
象人翫其華君子挹中情
愷悌神所勞假樂眉壽并
安車省家園華艾立兒甥
邦君示尊禮宴衍既豐盈
言還湖上居載酒餞東城
賓醉可復訴貴老事非輕

送詩僧惠師

蕭然林下人病骨霜松槁
若為詩家流力壓古人倒
琢句如琢玉德之若得寶
有時到極勢直可補元造
平生樂此樂白頭不知老
數年吳楚游詠遍泉石好
却懷鍾山隱鄉思滿春草
橐中何以歸篇篇有留橐

采芑詩

采采原上芑盈襜不知多
惜共藜藿稱命與羨糝和
值此行役間遺餘雜荼菘
京洛誇肥甘掇擷繫誰何
休官業已定不待此首餽
年年春物繁期爾山之何

野燒

急燒山上草莫顧山上木燒草得地美欲種來歲粟乘
風縱巨燎烈烈遍嵒谷既不問玉石何暇愛麋鹿寄謝
種粟翁乘時擇嘉穀無俾稂芳俱還見故草綠棟林已
灰燼著規飽腹

廡溪

豈無城中居高牆圍大屋愛此原野間山靜溪水綠人
家買良田歲取十千穀我耕山下土所獲亦以足藜藿
佐淵魚晨炊買樵木客來好風日濁酒醉籬菊主人去
微官歸意常欲速畫圖隨行李林園日在目公卿為之
賦佳句滿瑤軸年來請便郡旦暮戒童僕乘霜歸荒徑
趁雨添新斲應恨公未歸公貧猶待祿

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涯新陽達厚地草木漸萌芽禽
鳥知時節聲哢日夕嘉人生獨何為不與物同華齒髮
但搖落唯有老大加緬懷西垣客事業紛天葩三年辭

帝石士夫嘆聳牙道大益不容眇小固何嗟聞有難老
藥沉瀝和丹砂但願壽百歲未能定龍蛇

靈祐觀

緬彼幽虛天曾是衆仙園宮祠宅來儀紺瓦覆蒼甃窻
扉秘環珮几席被文繡傳聞祀禱神祠宮燦如畫樵蘇
避山村草木長踈秀祥符聖天子慕道比軒后縣官典
修完錫名揭靈祐星璫捧金龍沉以玉簡副邇來三十
年寂寞事非舊黃冠守蕭堂香火雜薪爇神州祠太乙
司農治華構休祥祚邦國巖六甘僻陋游人獨何求豐
碑讀古籀

保聖院

門深鎖蒼苔地靈育嘉樹寂然煙雲宅不接市朝路苟
能灰心居即是古樂處

贈孔經甫賢良兼簡許少張狀元

晚泊姑孰浦忽逢瀟湘人口稱丹邱客面帶湘江雲此
客骨不凡九天之麟麟新上紫烟頂以頭觸天門赤龍

怒當路天矯驚百神麒麟顧何力牙爪勇踞蹲既欲倚
其角又或批其鱗此身甘萬死齧粉不遂延帝曰汝無
罪濯濯良不羣輟吾黃金鋪縱之赤城塵收頭縮下土
別待風雷春龍怒逆之去四海波濤翻願我天一涯遺
下顏色溫昔為游天夢嘗受一日恩老來因對客念往
驚心魂寄謝剡溪子入朝可無言

寄虔州東禪惠長老

山僧未識面遠想何瀟洒客從巔上來肯可必儒雅學
詩擬柴桑陳編長在把冥搜得佳句冲淡相上下由來
淵源遠知解妙空假史君固好善公餘枉連馬玄談間
清吟至樂匪尊竿借問歲早晚重脩遠公社

次韻酬郊郎中

直道焉不黜士生常苦貧此語聞則舊今見賢丈人三
十取科第初走州縣塵清不受一毫義或重萬鈞四十
雖官達五十已遭屯有如車脫輻挽之又埋輪南樓窮
山中茅屋無比隣瘦田兩三稜過牛生荆榛年豐苦不

飽况復水早頻予常訪其居會合歡無限念此太幽獨
欲去彌傷神勸君胡不歸清雪多交親旋聞理獮鯨送
之彭蠡濱今來復相過三見汀洲春雖云故鄉樂還似
之池鱗僧坊避風雨所賴太守仁隨衣度伏臘計俸紆
晡晨無妻眠抱影失子淚沾中穹蒼杳難知善人獨不
振公懷自曠達陶然樂天均作詩擬淵明委形任屈伸
所喜樽有酒且樂園有筠我思得高義烈鼎鍾重茵館
之華堂上歲與禾百困使無寒飢願便可謝簪紳世俗
念已薄此邦非等倫

東臺 有序

太博劉公嘗自賦所居之東臺詩云茲臺乃主
人吾身同過客可謂達生之至言也客有託為
臺答公頗稱公道德然未盡其所以相為賓主
之意于是為賦詩一篇

築臺俯園木亦既覆華宇主翁達生者作詩榜門戶謂
猶大塊况此一杯土我昔未為高蟻垤動欲雨翁欲事

畚築金鉞莫論堵軒陛因冠帶松筠漸儔侶萬物固何常今日乃前古高岸化深谷白波起桑圃短長雖有間相去能幾許翁閒賓客至只此薦芳醕翁仁妻孥樂且以饌肥瘠高明照圖史啟塞順寒暑鄙夫不能此蟋蟀賦其除臺公默相忘勿復問賓主

贈劉道原

三年江湖上得友唯道原少小負英特誦書日萬言長好史氏學執筆以專門廢興數千載抵掌洪河翻潔身比夷齊見義勇育責唯不善玄解惡佛如仇寃我雖異於此知有學行尊就之同霧露貴之如瑤琨共為廬山游移宿窮林園水石最好處盡日流清尊所願聞高談羨若嘗熊蹯夫子之故人公台既調元聞初學問時幽蘭並芳蓀及今議論乖良弓對驚猿雲泥成睽離治亂空自論古來用才者如梓匠輪輳短長無棄遺同異非讐思何不付國史置子西掖垣我語雖鄙賤幾欲叫天

閣此一篇今于江州圖經內編入

湖州李使君聞予遊寄書云為我一謝清絕
道微本一致喧靜偶殊轍眷言朝廷士何必山水悅李
侯稟靈氣家園隣大別廬峯五千仞曾上捫日月一隨
青雲友久仕金馬闕茲為東南守雙溪對寒潔因將洞
庭客寄使謝清絕想君惜不往搔首歷符節澤民固重
事逸興聊可輟已告林屋天金庭錫期耆

初入太湖

東南有具區三萬六千頃百川之雄偉咸池借溟滓玉
堂在其下莫知日月永鳩夷昔不返肯顧市朝請素懷
邈已勞孤泛北方逞刺沙出林荒度淺動蘋荇漸盡行
漸遠灣轉勢彌迴疑非地可載直與天作境青空四垂
幕亂山不能屏森茫白鳥行浩漾好雲影邏呼十漿急
眾橫九帆並一船橫立九帆
乘風網魚眾霽中波有光風後浪猶猛
澎湃聞乍愜拋磻內還省我量覺蹄涔此身實萍梗淵
神慄寒肌浸氣飄素領觀瀾念往術濯纓悼前青未能
追高謝且以卒流景吟非誇獨清濟乃伏中靜寄謝洞

庭君終來老魚艇

雪溪

吳王城下溪流鑿自開闢潭潭無涯岸但見浸垂碧氣
增宇宙寬勢吞江湖窄樓臺照清影汀洲多嘉植紅鱗
生霞朝金鑑沉月夕恍如神仙國遠興塵土隔恠說稔
傳問真源探圖籍天目據西兩地瀉峻極其傍數百壑
奔走為附益及茲淵渟處深不可計尺稻梁活萬家世
無原田瘠魚鰕孕千石日是網罟獲陰陰風雨夜多為
蛟龍宅少遊溪上學長作幕下客觀瀾撫前志平世耻
吟澤度量方潢汙臨流重慚惜

林屋洞

洞天三十六第九曰林屋神仙固難名瓌怪存記錄曠
歲懷尋賞茲辰幸臨矚馳神在真游豈復惴深谷解鞵
納芒履燃松命光燭初行已偃倭漸入但匍匐顧瞻避
衝磕淖淖沒手足如此百餘步始可立寓目或垂若鐘
簷或植若旌蠢有如案而平有類几而曲鐫刻非人工

晶瑩粲黃玉遙知竅穴外定有金庭錄凡肌不可往叩
擊安敢黷鸞鳳無消息但見白蝙蝠却還望微明既出
猶喘促沾衣憐石髓孰悔泥塗辱庶幾達微慕養生相
五福

毛公壇

古壇壘亂石草木何參差黃衣宇其傍陳蹟刊豐碑曰
初創真人齒髮不可訾但見紺綠毛被體鬚鬚垂雲輶
一日去空山留庭壘弟子散巖谷荆榛蔽荒基晚有周
息元探訪親斬披白鹿忽跪前靈符見葳蕤地勝人既
偶凝巖起寶祠東帛下幽聘良馬維素絲前朝揖高風
有美皮陸詩迨今三百年事去物亦隳喬松委樵蕪野
蔓號狐狸惟有鍊丹井甘冽無等夷一酌匪消渴飲慕
尚神禧

松梢詩

朽屋延暗暝鑿明快吾鬼西墉偶面勢開牖遂生白茲
焉玩圖史亦以置狀筭豈能來清風猶苦對殘赫炎天

適曠早永慕坐燔炙賓客何可處兒女哀不獲咨諏或
獻計蓋覆乃其策架木湊簷瓦鋪竹施葺席聊且紓暴
酷未足為佳適北山多喬松倚天不知尺綢繆星日暗
輻輳鬼神宅棟梁尚匪材枝葉固何益敢告持利斧斬
伐導指畫東縛如見遺無使曲傳直此身得餘庇陰德
佩無數

楓橋詩

二十送上鄉老書白髮堂上懽愉愉岐亭酒罷不忍別
二百餘里來姑蘓楓橋古岸冬十月霜風切骨草水枯
拜起欲去更付囑攜手泣然雙淚珠明年偶中宗政第
赤城山下欣迎扶穹蒼不與奪榮養星霜未周罹明誅
顏色不見已三歲肝血泣盡留形軀隱淪無業養慈老
飢馘又作卑官圖還道楓橋舊別地依依風物春陽敷
人烟山色一如昨齒髮獨改親則無萬杵入心交落涕
水邊且欲留行艦平生一天已無戴縱得寸祿何為娛
時乎窮達又未次行矣願報生前劬

貧女曲

貧女四十無人問不傳鉛華水梳鬢非關顏色不如人
不肯出門羞失身零落床頭舊機杼池水漚床麻還織布
布成不賣市中兒金刀剪雪自裁衣

太湖一首和姚子張

太湖可漁山可樵漁樵隱者非一朝醉拍溟渤摩穹霄
歌詠周孔追松喬故磯人歸今寂寥秋空浪穩蘭為橈
何為不去去走市朝况無一策陳虞充嗟哉生事垂簞歌
母齒豁豁羣兒齧啼寒悲飢如鷓鴣古人以此嘗折腰
敢不歡喜祿下僚滄浪有景真不遘西風起時心搖搖
異日掉臂君可招

三峽橋

銀河源源天上流新秋織女望牽牛洪波欲渡渡不得
以鵲為橋誠拙謀胡不見廬山三峽水此源亦接明河
底擘崖裂嶂何其雄崩雷泄雲勢披靡飛鳥難過虎豹
愁四時白雪吹不收燭龍此地無行迹六月遊子披貂

裘誰將巨斧鑿大石突兀長橋跨蒼壁行車走馬安如
山下視龍門任淙激寄言牛女勿相疑地下神工猶更
竒喚取河邊作橋棟一年不必一佳期

騎牛歌

舜俞謫官廬山之下常陪大博劉公秉黃犢

往來山中因作歌以記之

案此下三詩永樂大典編入三劉文

集原註云舜俞熙寧五年為山陰令以不行青苗自劾謫監南康酒稅又載南康舊志云

舜俞與凝之乘黃犢賞以六十日盡南北山水之勝有廬山記五卷李伯時畫為圖

我騎牛君莫笑人間萬事從吾好千金市骨駿馬來乘
肥大躍湏年少蒲為羈草為轡瀑布山前松徑裏看山
聽水要行遲駐策緩驅塵不起布袍葛帶烏接羅山家
裝束不時宜匏樽注酒就背飲縹囊貯書當角垂吟或
狂醉欲倒同醉同吟白雲老此老不可天下人一住廬
山三十春聲如鐘目如電七十神光射人面上牛下牛
不要扶合與山中作畫圖汴州馬上竟何如春泥沒腹
雨濺帽夜半歸來人已痛天真喪盡百憂集衣食毛髮

歸妻孥爭如來騎牛水光山色同悠悠

和部使者騎牛歌

君平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咄哉官卑莫行道
鸞鳳豈肯爭梁稻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更買黃牛騎
長髯老奴挈榼隨白紵皎皎山人衣因憐湖邊有逸客
也解忘形樂泉石不使執轡從翁遊翁自出錢為買牛
山中酒美數醕我醉裏詩成要我入市兒指點應不識
底不輕裘走快馬毛夫子真國士出問風謠宜直指瀟
灑本是神仙人功名強為蒼生起聞說騎牛不詆訶手
擘紅箋為作歌莫辭百卉鋪錦繡雄辯三峽傾銀河我
牛入山路漸熟如歌吟聲易成曲明年恩亦當放還直
入深雲無管束欠却劉家買牛黃金錢又得毛公騎牛
碧玉篇

和劉道原騎牛歌

陳子無能以棄廢騎牛入山學遁世劉子有道憂天下
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

長歌對市人聞者應柳榆君不見蔡澤不相終躍馬甯
戚未遇先飯牛腰懸六黃印廩食萬戶俟人生顧何常
古來海水生柔桑少華一峯已為谷白日西出明朝陽
男兒蓋棺事乃了目眩榮悴空悲涼水之曲山之傍歲
窮且飲酒富貴無相忘

附錄劉渙騎牛歌後序吳順義中史虛白先生北海
避地于星子常乘牛往來山水間今民間尚存史先
生騎牛圖余退居廬山出入遊覽徃徃徒步者蓋患
其以人為輿雖慕先生所為而猶未暇嘉禾陳令舉
嘉祐間中賢良科遂延十餘年方涖邑事復以詆青
苗利病忤執政名重天下謫東市征欣然就局余山
林獨徃得以親偵何樂如之時同泉石之趣因藜雙
犢以遂其志而又得詠歌之美敢礮石以永其傳歲
癸丑熙寧六年正月五日江西劉渙叙于篇末

送南康劉道純秀才起應新詔

太平天子歷弊舊盡解網條重結紐一朝進士各名經

五百年來病聲偶弟子增負崑穴空博士獻書車馬走
鴻薄青冥昔在籠魚憶滄浪今脫笥乘時得志君其人
平生好學氣撞斗詆訶毛鄭為低眉辯說儀秦不容口
本需束帛貢圭衡勉應新書辭畎畝時髦往往出江南
解褐須期居帝右藏珍韜積元待價搦矢撫弦須應手
勿學迂踈魯兩生是古非今空白首

贈通慧大師淨務

鄱陽江頭逢道人昔我先子遊從親口誦先子詩別來
三十春我悲不忍聽泫然淚沾巾道人見我少小日嗟
我老大空埃塵我謂道人言姑願有所陳公孫希世董
生遜子貢結駟原憲負伯夷采薇避周粟許由洗耳為
堯民道雖有周舍天實為屈伸子誠空門士胡為甘隱
淪邇尔拔士到屠販圜牢徃徃生麒麟延英賜對不膜
拜下視羅什來姚秦方袍騎馬使絕域賀蘭山前無緡
紳如子固不羈何不自化青雲身今我迂踈不知返悠
悠如海空迷津無錢買山廬峯下行欲東來長水濱子

如厭世欲已矣來寄瓶錫為吾鄰

贈湖州使君李公擇

李侯車騎匆匆出前騶不鳴隨者急不遊臺沼不尋山
獨向城隅小蓬華城隅蓬華謂誰家太學先生賢已卒
老妻猶在八十餘侯來為問夫人疾當時弟子猶五六
連袂追隨脊倉卒手調湯藥進盂盤勞問有無極纖悉
巷人來觀相嘆喜門外墻頭聞唧唧我思康定慶歷間
天下文章極蕭瑟讀書不復問義理破碎公磨入聲律
先生始出治庠序輔養學者尊經術自茲道義及生民
晚見纁黃起遺逸先生今來骨為土名儒大義非前日
朝登龍坂暮高官舊學前功付幽黜徃徃昔遊苔雪人
詆諱不敢對以實李侯自是江南士不預吾徒舊堂室
尊德樂道乃精誠念老嗟貧固其秩魏文伏軾過西河
鄭公名鄉論高密古來如君願無幾于今走秋尤非匹
人言侯政如此多試聽風謠百之一

雙溪行

有序

熙寧七年九月予遊吳興遇致政張郎中子
野日有文酒之樂時學士李公擇為使君幕
客陳殿丞正臣皆予故人一日正臣語予云
昨日張子野過我吾家有侍婢何氏故范恪
太尉之家妓也窺子野於牖識子野嘗陪范
宴會因感舊泣數行下予聞之惻然交語公
擇公擇益為之悽愴即乃載酒選客陪子野
訪之酒行正臣不肯出何氏侑諸客飲獨使
在屏障中歌及作笛與胡琴數弄而罷其聲
調無不清妙唯子野以舊恩得附屏障間問
范之廢興及所由來子野曰此范當年最所
愛者於是諸客人人憐之又嘉其藝之精而
恨之不得見也予因作雙溪行雙溪吳興之
水苕霅云也

星郎休官兩鬢白慣作五侯堂上客

原本缺第三句

半入人家

鎖深宅偶來花幕雙溪頭聞有侍兒舊相識五馬情多

載酒過主人猶須屏障隔黃昏移燭背重簾初度清歌
響疎拍宛轉別是京洛聲中有離愁千萬尺曲中復作
孤吹笛玉龍一吟羣籟寂金壘不酌四座聽淡月朦朧
挂空碧更將餘意寫琵琶手抹鳳槽鳴歷歷梁州欲徹
么絃斷應恐外人知怨抑主人不許傳青翼獨聽星郎
語近壁小聲嗚咽話當年公子樽前最憐惜朱門出後
月轉輕往事消沉無處覓星郎自有流落恨回向玳筵
雙淚滴勸君收淚聽我歌聚散有命可奈何君不見隴
頭水入海不知幾千里又不見風中花吹向千家復萬
家人生莫作等閒別事去老大空咨嗟

示諸弟

吾家崛起蓬蒿間先君為學良苦艱典衣買書教我讀
平生負竇不此慳歲晚纔霑寸祿養天禍無何顏泰山
況時汝輩各少小不及見汝學燕閒逮今孤露歷歲月
漸覺長大成疎頑詩書堆積有素業文章體要亦易攀
固須仁義力造詣慎擇朋友少往還偏親堂上待甘旨

况已齒亂雙鬢斑更可踟躕忽榮養不如烏鳥鳴關關
官家公道祿寒暄勉旃進取歡慈顏

淮陰阻風讒風伯

滔滔淮水溢楚之疆原田其潴城郭為防浸以廣兮不
可涉浩乎險兮不可航粵有行者欲泝其央編莞為帆
植木為樯幸飄風以憑乘遂吾歸而徜徉爾風謂何不
自西北阻我攸往維伯是職悠悠水濱奚獨予留有百
其後若干其艘粟麥兮中都之餉饋布帛兮赤縣之衣
裘府臣引領以倭指挽夫坐糧而寢餼伯復不知天子
聖神以民為憂聞此方國常墊橫流分筆舌於嚴暑次
瘡痍於諸侯有淑使者仁豐義修體上所囑同辭合謀
今此欲往會于道周倡和出話下民以休風之不遂非
伯誰尤上帝可訴讒言孔庶將伯是怒不如風兮命之
去

明日北風尤甚不可行再讒

我行楚濱洪波是涵飄風不惠停舳相銜我實有辭將

伯是讒越明日作若怒弗咸大吹振蕩厥聲唬喊龍憑
虎借播谷搖巖止莫能維行不可帆誰令其然維伯所
監我名有讒實意以禱終使不往寧弗之報泛泛行者
有游有漕罔不衣食或俱幼老出其孔艱仁者攸好吹
而順之母忽予告

謝風伯

晨風飄兮弗疾弗暴我舟汎兮以安且蹈云誰之賜神
伯予報莫阻乎淮如彼行暮莫遠乎泗曾不日到我讒
不淑我辭靡好伯其憐汝其還壽考伯實神聖善人是
悼鼓動萬物永輔有昊我歌我詩以薦行潦

題婁億墓

彼何人之門兮鴈行馬車老夫懷金兮童子紆朱其取
萬鐘兮不差毫銖庖有梁肉兮腹無圖書天之生此兮
何罪何辜句讀其語言兮節文其步趨抱筆而宵吟兮
鋪楮而晝塗天子招其以任兮鄉人勉呼衆肩相煦摩
兮疾駕爭馳驅有司五上吾名兮禮部曾不一如退將

羸其角兮進且跋其胡行年幾六十兮僅免為白徒一
秋不能勝兮朝強而暮殂考批其謂我何兮遑悼妻與
孥高者我難詼兮厚者行難語諸百恨寂默兮秋草之
墟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十三

宋 陳舜俞 撰

詩

宿靈源院

山家皆種橘古寺獨栽松林靜時棲鶴泉靈合有龍何
年人捨宅今日我携筇寓所留僧話未眠聞打鐘

閱日堂僧橘

閱日堂前橘山僧手自移為迎林下客旋拄路邊枝結

實曾防蟻盈箱不禁免他年應計得蠟屐過門時

落葉

風露入林阿紛紛奈落何滿庭添景野開戶覺明多未
逐滄浪遠堪憐腐草和無由遮醉眼歸思滿煙波

中夜

強寢夜何永通宵夢不成曉燈寒有暈跳蚤靜聞聲官
拙宜身退家貧長道情自憐前計失半世慕虛名

客意五首

客意久不適攬衣臨暮春烟長藏野闊雲斷漏天空酒
置千愁裏詩成一望中黃花無限好底事憶江東

二

行後意匆匆淹留計已窮夢歸無奈曉病覺不禁風憶
橘園垂枳沉魚夜聽鴻悲秋成白髮賴未作衰翁

三

高岸聳如陵秋光著處清遙山照眼碧黃葉逐人行莫
怪新煙火曾經古戰爭深林茅屋小氣象亦豪英

四

水濁不見面安能照膽明還因送流梗所得計歸程日
落西風急秋深積潦并清江前約在賴未濯吾纓

五

况復淹旅泊情多秋亦悲寒雲欲無野踈葉不藏梨斷
梗逐流水歸禽投好枝徘徊古原上應有夕陽知

陽風還泊舊浦

已作淹留計行艫豈恨遲却投前浦宿還似始來時寥
泖鱸鄉遠飄零鶴髮悲猶欣有隱者度景覆殘碁時有姜隱

和附
予舟

題秋浦亭

牢落真秋浦江山滯客舟身同雁南去心似水東流鷗
鳥荒煙裏漁人古渡頭只因山色好來上九華樓

彭澤縣

古來彭澤縣應有折腰人百里昔猶重先生豈不貧菊
花還在否柳色為誰新白髮南遷客淒涼問水濱

題東林寺

淨社清談盡高名野史傳空山留舊寺老檜識當年殿
古應藏壁僧閒學種蓮徘徊二林月猶照虎溪泉

以橋贈湖州李公擇

去著登山夜夢歸清霄門親嘗霜後橋思侑府中樽為
問林間路曾過水畔村人言封境近徃徃被公思

送可則上人還京師開講

善作空王子能探佛隴心浮雲無定住流水度光陰羈
食開孟慣飛塵壞袖禁國城傳法後倚錫舊山林

過下方祇園入上方看經院遇八十老僧

因過下方院更指上方登偃蓋杉松路包金橋袖層清
灣從古好孤榜復誰曾八十年前事淒涼欲問僧

次韻吳少卿致自詠

掛冠歸故里尋壑具中車蘭蕙庭階茂交遊世路踈一
壺新漏箭吳公自作漏箭千姓舊囊書吳公作千姓寄問從公

客家金有幾餘

奉酬長文舍人出城見示之句

春分臘雪未全消凜冽春寒氣尚驕攝事初忻迎社燕
尋芳因得過溪橋清浮酒蟻醅初撥暖入鶯篁舌漸調
興味愛君年尚少莫嫌齋禁一作齋館暫無憊

贈徐道士游京師

有客人形善鑑觀過門聊肯駐征鞍知予謾失江湖約
笑我甘為簿領官卜隱日邊龍闕近去程霜裏鶴衣寒
京師車馬飛騰速別把金波洗眼看

將至嘉禾先寄諸兄弟

半年西走若飛蓬得祿無多計屢窮驥足寒孤甘伏早
雁羣驚逆苦傷弓家貧不易新堂構天幸猶能遇歲豐
且待歸來都講論一篙煙趣霜風

送劉吏部得請三茅崇禧觀

老臣連上皁囊封去訪三茅駕鶴翁曾為蒼生論傲事
因從紫府得仙風收身物外光陰好回首人間寵辱空
果滿丹成家法在應携雞犬入雲中

和王介甫寄安豐知縣修芍陂

雩雩陂水舊風煙可喜斯民得繼傳
 萬頃稻梁追漢日
 五門疏鑿似齊年齊高帝時桓
 才高欲獻滎田策
 公暇還來泛酒船
 稱與淮南誇好事
 耕歌漁唱已相連

和知郡王職方韻同前

邑陂增築更淵沉
 所喜詩筒賞嘆深
 楚國老臣千古意
 廬江賢守一家心
漢建初中王景為廬江太守嘗修
是陂今太守與介甫皆其宗姓
 淮邊野史添新事
 隴上春犁誦好音
 興利勸農直政術
 可知為吏得喉襟

南陽春日十首

城頭古木未知春
 官柳柔條日日新
 門巷旋開沽酒市
 郊原便有踏青人
 風煙乍煖禽初好
 網罟猶多雉肯馴
 擬為芳時對樽筯
 愧無心事樂天均
 倦懷春晚脫征驂
 官况喧卑昔未諳
 駭扑豈甘忘素業
 琴樽猶可助清談
 窓燈耿耿書開卷
 衙鼓寥寥吏放參
 唯有登樓心不愜
 亂雲堆霧鎖東南

山川隨處有芳菲老大情懷與舊非已恨鶯聲驚曉夢
豈堪花氣著人衣家蔬未省添新斲宰木應曾長舊圍
終向畏塗無所得好風佳月不如歸

花前惆悵轉難平屈指光陰已半生猶把此身嘗患難
不知何日得功名未安去住千絲亂已去悲歡一夢驚
擬入醉鄉銷此恨快風無故折春醒

壯懷挫折復何言齒髮今年老去年念遠片心飛鳥外
感時雙淚落花前琴逢過客生難理詩擬離騷怨不傳
家在五湖明月裏夢隨春水宿漁船

客宦逢春病眼開紫荆花下也徘徊謾勞人力書千卷
聊寄天真酒一杯明代本期無棄物孤臣何敢自論才
且欣腐鼠同烏啄不怕丹山有鳳猜

簿書堆裏得天真謾為浮名後此身門柳偶同陶靖節
君羨空羨賴封人沙鷗舊許為吾侶巢鷺何曾厭我貧
已共東風有歸約且從桃李笑今春
故園春物有誰同地盡天垂杏靄中杏火柳烟燒白晝

茶槍筍槩戰東風橋橫酒市青帘出門對漁磯小艇涌
誰信南陽樓上客翩翩歸羽欲飛空

澤國生涯有釣舟此身隨分狎羣鷗非關利祿成羈縻
為學文章作贅疣病眼看花空濺淚客顏臨鏡復包羞
江東父老應相憶燕子來時語不休

半生名宦是塗顏菽水當年尚可歡鍾鼎未能光祖妣
牛羊雖美愧盃盤五千強誦誰云補四十無聞得自安
不覺尋春上臺榭東風吹淚落闌干

和開祖丹陽別子瞻後寄

仙舟繫柳野橋東會合情多勞謫翁相對一尊浮蟻酒
輕寒二月小桃風羈懷散誕謳歌裏世事縱橫醉笑中
莫恨明朝又離索人生何處不怱怱

和章子厚聞子瞻買田陽羨却寄

菴畫春流藻荇長吳門菰米鱖鱸鄉謀田間舍掘者事
尋壑買山君底忙出處兩忘同旅寓濁清一種付滄浪
人詩酒如驅使白公詩云詩酒尚堪驅使在別有甘泉綠野堂

次韻酬余彥翔

我慙希世就窮儒甚矣謀身子更迂不共臬狐倚城社
合隨魚鳥樂江湖古來只有風猷重事去情知氣味殊
髀肉縱消吾舌在任從兒女暗揶揄

次韻酬白天覺

人生自致真非策歲晚無成可復論鈍駕謾思追驥躍
病巢何敢慕鴻鸞傲如中散仍多疾辯付南華盡不言
聊謝高情白夫子為攄騷興慰王孫

謝楊都官見惠錦雞

珍禽流品可褒題天與文章五色齊羽翮已堪攀鳳翼
稻梁爭合在雞栖應思舊侶雌雄舞恥學凡羣旦暮啼
好向彩衣堂下養名郎從此樂持齋

送李戶曹官滿還江寧

去程牢落且徘徊聽我高吟侑一盃
日心自無愧恥青衫顏色任塵埃
秦淮形勝多人物晉空風流入草萊
歸到江山聊沈眼下僚應不久沉才

鳳凰臺

鳳去臺存碧草濃遊人來此問遺蹤故巢風月已千載
好景闌干空數重府坐循良黃太守輿乘仁聖漢高宗
竹花生子梧桐老底事丹山信未逢

十八賢臺

臺下衣冠已化塵臺前顏色尚如新林泉合是脩行社
巖穴誰非避世人好鳥豈知當日事幽花何似昔時春
老僧不解論今古應笑徘徊問隱淪

淵明醉石

眇眇飛泉清遠石悠悠天幕翠鋪空是非分付千鍾裏
日月消磨一醉中柳絮任飄荒徑畔菊花仍在舊籬東
水聲山色年年好堪使遊人恥素風

東庵

已憐門巷林中出况復軒窗水畔開冷淡山光明枕簟
動搖影上樽壘坐看天際孤舟失慣見桑陰五馬來長
恨夕陽吟不足欄干留共月徘徊

太平觀

統統峯巒玉案圍重重樓殿紫烟飛青籐素簡天門近
絳鄴霓旌夜半歸鶴使每傳三集信鳳書頻送九霄衣
放臣於世慙無補金萼樓前拜不祈

車林寺

白髮老僧安住處青山司馬愛閒來松嫌天近株株短
花待春歸款款開堪信壺中歲月誰知雲外有樓臺
官卑合是尋山客不見芳菲意懶回

西林寺

東林移宿過西林風靄蕭蕭結暝陰隨處水聲喧屐齒
傍人山色上衣襟道於塵土知無用樂在雲泉亦損心
擬付離騷與猿鳥樵蘓應怪久登臨

棲賢寺

辟地行者應開寺拭眼高僧尚有墳龍帶雨歸三峽水
鳥銜花出五峯雲樓臺屹屹天宮近鐘聲疏疎俗界聞
遊客不嫌車騎遠巖扁無計長苔紋

黃杉院

仁宗御書寺額

銀鉤金榜佛家園
屐齒初來骨髮寒
天上星辰留翰墨
人間陵寢闕衣冠
虬龍擁護神如在
雲霧遮藏色未乾
四十二年蒙雨露
草茅猶解泣沅瀾

開先寺

山門屹屹橫青嶂
巖屋霏霏帶紫烟
千尺老松當大道
一條飛瀑落中天
重來覽物應相識
此地尋僧似有緣
自謂讀書非俗吏
謫官猶得近林泉

新羅巖

萬疊青山與世違
一巖雲物倚天危
僧開峭石難行路
猿叫枯松最上枝
藥鼎施人寒種火
菜畦行虎宿無籬
此中別有忘年事
擾擾紅塵死不知

竹雲洞

長干龍老長龍孫
竹裏陰陰鎖畫雲
莫問何年初入洞
由來一日可無君
清園欄檻喧難入
翠滴衣裾靜欲聞
會待歲寒看苦節
憑誰吟對雪繽紛

峯頂院

自憐隨分有仙蹤
曾宿金庭第九重
誰謂謫官真俗吏
還登廬阜最高峰
坐頭平揖千巖月
枕底微聞二寺鐘
歸去林泉緣更熟
定應春夢却過從

雪

老來惟有看山癖
踏雪來尋洞府春
已愛匡廬無俗骨
更逢姑射露天真
參差玉樹千巖裏
高下藍田一水濱
乘興去留人莫恠
風流元是剡中人

靈溪觀

靈溪流水碧潺湲
溪上清輝弟子園
白叟荷鋤春採藥
黃冠敲磬夜朝元
山中松葉堪為酒
路口桃花似有源
自是遊人無道骨
長生何必五千言

落星寺

何年翠麓浮彭蠡
云是寒星落斗牛
遠水拍天圍淨界
野僧依石起朱樓
欄干白日風吹鴈
簾幕黃昏月近鷗
安住自成難老藥
不須乘海覓蓬邱

承天院

建昌門外小禪居竹檻松牕靜有餘
全近江湖添悵望乍離城市易清虛
人思求友聽啼鳥僧愛忘筌看得魚
不為山南多勝處便堪從此駐中車

寄星子令柯季立

慣見江湖賤逐臣去尋巖穴或相親
不知金馬曾為客猶得銅章肯借人
夜夜水聲隨枕簟時時林色上衣巾
題詩半在山南寺請戒巖僧掃隙塵

寄邾景仁郎中

早歲交情淡已親相逢羈旅白頭新
雖慙管鮑論高誼欲慕陳雷卜近隣
客舍每羅門外雀歸來還滿甑中塵
明年相逐東林去未必鱸魚駐得人

中秋佳月獨游垂虹亭有懷胡完夫蘇子瞻錢安道

五湖人住覺天寬有月清秋似廣寒
玉鑑花中數毛髮長虹背上倚欄干
樓鷗誤曉啼還住白露沾衣濕又乾

借問姑蘓胡別駕簿書燈火共誰看

胡完夫

月光清極向中秋千古松陵此夜遊寥泲更無雲礙眼
滄浪合是我維舟浮生未有明年約淺酌聊資到曉留

辜負金波三萬頃詩豪草聖在杭州

蘓子瞻

玉兔光中繫小梳長虹影裏倒罇壘一年此夜清秋半
萬里無雲齊色開月女婵娟如有舊波神安穩亦憐才
合酒豪飲酬佳賞不共烏臺御史來

錢安道

留槎閣

聞說歐川似沃洲一溪分作兩溪流長橋跨岸虹垂地
高閣凌空蜃吐樓浩蕩乾坤供醉眼淒涼風雨送行舟
憑誰為問乘槎客未必無人犯斗牛

禹穴

百尺蒼堅穴翠嵐天痕非孽亦非鏡先王圖史誰分掌
後世疎慵不復探定有龍虬蟠寂寂如何苔蘚亂髮鬢
老師更說神靈事只讀高碑去未甘

谷簾泉

玉簾鋪水半天垂
行客尋山到此稀
陸羽品題真黼黼
黃州吟咏盡珠璣
重來一酌非無分
未挈吾鉞可忍歸
終欲窮源登絕頂
帶雲和月弄清暉

若耶溪

十里澄溪溪上山
溪光無際照山顏
天嫌俗眼尋常見
地惜羣峰左右閑
蓬島也應非海外
瓊臺爭合貯人間
維舟正欲踟躕飲
坐見蒼煙罩翠灣

天池院

張景詩云若以山形比人骨此池應合似泥洹

此峯巉絕與霄干
峯頂泓澄旱不乾
天下定應添沉澁
山頭信亦有泥洹
等閒雲出千巖雨
取次龍歸六月寒
一勺自堪流萬古
何須低處羨波瀾

題翠峯院

借問鴟夷與季鷹
五湖珍賞復誰曾
慣看銷夏灣頭月
唯有莫釐山上僧
晚渡浪痕沾壞衲
上方雲液灑枯藤
游人欲趁沙鷗去
更伴禪公上翠層

青龍江醉眠亭

酒擔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藐比榮枯柳
聚散看同旦潮清興本應塵外得香魂徒向水邊招尋
已聞佳士過從約不為東風返畫橈

水月院

興隨白鳥汀洲立步入青林臺殿出湖脈來通方士泉
山顏分入幽人室自苦扁舟每訪尋何世空谷無遺逸
一夜霜風穿客衣二十六房皆採橘

題碧蘚亭

瀟灑闌干碧玉叢頻來遊賞似兒童縈迴脩竹撩清影
刻畫新詩繞翠筒十載雪霜林色改幾番風月酒尊空
子猷老去心長在終擬為隣作醉翁

送喜長老遊四明

釣竿無竹月空船事去朱涇不記年一句弗由他物得
此心知與麼人傳無鬚王老長垂地掉臂胡僧仰記天
去問玲瓏岩上石个中誰是我師禪

寄姑蘓智肱錢塘文提二上人

釋子紛紛奈汝何傳聞右統益乖訛南山述作那堪毀
西竺師徒果有魔羣蟻固應隨轉石一杯焉可障顏波
青銅瓦礫皆稱鑑乞與光明歲月磨

傳神悅躬上人

倦轡曾投林下宿短蓬重見越江邊人歸河岳儀型在
事隔桑溟物色傳弟子共談庭際相公卿多識社中蓮
高風自出空王侶馳譽丹青是可憐

山中寄姑蘇守倅

莫釐山頭萬家橋震澤閩人一葉舟林泉金丸出籬落
浪噴雪陣上汀洲雲生縹緲吟魂遠日入穹窿醉望收
不禁五湖容小隱為傳篇什謝蘇州

過平望驛有懷湖州李使君二首

柳色陰陰平望橋春流西受雪溪潮玉樓有月清光遠
蘋渚生風麗思飄寧使簿書堆几案已聞歌詠滿漁樵
酒船欲訪烏程去愁費金龜返畫橈

憑熊飛隼兩溪頭人似冰壺住玉樓事逐歡謠入漁釣

詩隨秋思滿汀洲
茶收顧渚旗猶卷
酒貫烏蟻牛浮去
路無多平望驛
客魂秋雨宿扁舟

晚秋田間

重到田園草木零
鬢毛蕭颯白綸中
謾誇孺子能分肉
堪笑書生尚負薪
靜與禽魚何物我
懶因雞黍記晡晨
東籬已有黃金藥
只欠麻衣送酒人

挽邵夫人詞

丹陽門第三朝貴
樂壽絲綸五色開
有助清郎終盛譽
得隣諸子盡高才
蘭彫北畹香猶在
水向東溟逝不回
原上送車無數日
日西風雨轉徘徊

挽劉夫人詞二首

籍籍家聲起草萊
誥子舍奉蘭陔翩翩三鳳皆
英物
躡蹠雙駒亦駿才
憶昔綵衣環几鳥
于今清血洒園盃
何年成事聯簪組
別有絲綸薦夜臺

卜隣早效三遷教
負米方休百里勞
樂事難留同逝水
孝思無盡入伊蒿
萬家原上開新家
舊館人來莫濁醪
况

有銘詩傳不朽長城千古白雲高

挽侍講先生王夫人詩二首

蘭陔堂上此歸全松柏山頭有舊阡我得遐齡幾九十
人依絳帳昔三千病時太守和湯藥沒後諸生侍几筵
善化羣材同草木先生恩德重如天

師墻童稚被陶鈞穴鳳仍同桂籍春豈獨慈良尊有導
就論恩分即吾親生前未許升堂拜原上空陪執紼人
一曲薤歌難寫恨哀榮千古付蒼珉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卷十四

宋 陳舜俞 撰

詩

山中詠橘長詠

包橘古云羨揚州地所宜名存夏后貢頌見楚人辭雲

夢分膏沃

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

璇星散陸離

春秋運斗樞云璇星散為

橘 洞庭仙壤接

水經云震澤包山林屋洞天與洞庭之

震

澤水煙披袖酢徒然早柑黃豈厭遲封君千戶等老圃

萬奴隨秀萼瑤瓊綴青陰幄幕垂朱衣霜傳采素裏露

含滋弱榦金丸重繁條火齊累瓜生先作瓣蠶老不成

絲爽味鍾寒律殷姿照夕曦清香掩蘭杜真液賤楂梨

揀選收藏日采橘日以冬至前二十日為候凡得霜後

藏之無過冬至前十日者過辛勤種接時壤須來處美

則為寒所損亦損明年樹矣移怕樹同齊民要

於湖州者為上亦莫能語其由也荆湘辨等差橘有荆南

樹無時莫朱綠爭珍旨有朱橘有綠橘荆湘辨等差種有荆州

皮蹊深比桃靜一無纖草歲晚與松期歲寒壇甃龜龜

石種樹傳山為級以石砌園栽枳棘籬討蟲煩鑽鑿樹

蠹則實不蕃春夏用小鑽科冗付蒸炊採橘後即焚去

者謂之穿井防天旱摘樹夏遭旱則冬不耐寒而死人

科樹熙寧七年大旱井泉竭山中擔湖襍蘊甚歲饑橘忽有

水流樹有一家費十萬錢雇人者襍蘊甚歲饑橘忽有

青黑者謂之青蘊黑向陽刪密葉橘得日則色伐木樹

蘊往往祝祭禳祈焉向陽刪密葉亦深而味甘伐木樹

低枝橘繁則樹有義曾分客山中橘熟時見客無偷不

禁兒小兒習見厭耗普高嫌連雨長雨多則皮虛而大

也老要勁風吹見上滿把留長蒂採橘必留枝蒂成一

欽定四庫全書

都官集

二

則易盈箱籍短茨

破竹為籠藉用短茨

入倉寧愧稻出汗僅同醫

採橘先制地板上堆之數日謂之入倉微覆用草使汗出然後入籠謂之出汗否則味醇

雅俗傳珍

惜深林或棄遺稍收先落子

橘生花至繁初結實多用草使汗出然後入籠謂之出汗否則味醇

爭

照已殘皮

山中人言東西兩山賣乾橘皮歲不下五六千秤

趨市商船急充庭

使駟馳公筵薦魁磊內合送瑰奇

貢柑有徑圍之限大者不敢以進慮不可

常也唯官府公筵負擔至京師賣之貴家最為大笑

寄遠曾非選

寄惠遠唯未甚熟而小者乃不

壞既黃而大者不能久矣

熏藏品最卑

橘之小者謂之脚橘山中作土窖熏用煙而收之謂之熏

善生唯計畝

種橘大姓不復計樹若干但云有幾畝

視價旋論貨

每一百斤

為一籠或得價籠一千五百錢下價或六七百不可常也

薄探酬來賞精嘗侑舉卮

他年脩果譜應載野人詩

銷暑樓

溪上樓臺似玉壺樂郊春物剩照蘇賢侯好士簪裾集

暇日開筵錦繡敷摩水贈鱸堆白雪撥醅醜酒滴真珠

香飄沈穗榮欄角歌沸梁塵落座隅約畧十洲仙界景

依稀九老洛川圖席中蘭語薰相襲望裏蓮娃貌亦都

狂客笑吟聊自若丈人強健不須扶送歸千騎堂前月

猶照簾蝦一半鬚

弄水亭

未識貴池好嘗聞弄水名
白鳥鑑中立畫船
天上行

壽陽僧房見橘詩

地過長淮種橘難
僧房今見鎖朱欄
秋來賴有黃金實
幾被行人作枳看

次韻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芳信落江東
開解愁顏與病棕
自笑漫生湖海上
略無豪氣似元龍

少年心志欲摩空
漸老卑飛悔滿棕
早悟割雞堪飽腹
不須辛苦學屠龍

幾慕功名遂轉蓬
既無成就苦為棕
不如歸聽華亭鶴
耆舊於今憶二龍

寶慶院

小招提在白雲層
古殿深龕鎖畫燈
山北遠公會結社
至今猶有種蓮僧

題爐峯閣

為愛爐煙拂畫簷小欄終日捲朱簾不須更踏山前路
可是人間看得厭

再經太平觀訪沈道士不遇二首

行客尋山去又回羽人依舊未歸來洞門不鎖清風入
黃葉無言下翠苔

不見芝巖駕鶴翁抱琴歸去悄無蹤黃花似有東籬花
山後山前取次逢

興福院僧房

東西游遍兩山村
梔子黃時橘滿園
唯有小軒臨小澗
病僧欹枕聽潺湲

宿上真宮贈朱道士
天同中葉
道昌捨宅

棲真必是朱癡後
朱癡子見續山傳
結宇元因法善孫
人在地

靈治病速山村討藥夜敲門

書通濟僧壁

丹色赤實破蒼顏
冬至都無十日閒
山客採橘以剗溪
冬至為候

黃柑留過客天寒誰肯更尋山

上方僧京師識面短句二首

亂雲峯頂紫田翁二十年前輦寺逢
怪我無成頭白早
千金散盡學屠龍

老僧曾住日邊寺慣識金鞍馬上人
雲外不知人易老
從頭相問盡埃塵

贈華嚴院玉真上人

青蘿翠竹鎖禪關門對松陵第一灣
白髮老僧應有道

等閒隨客過前山

上方化成院

陳恭功德院藏仁宗御書歲度一僧

琅函密鎖君王字石壁仍刊宰相詩
無限幽光動巖谷
山深惟有白雲知

希溪

紫霄道士貪雲鶴五柳先生泥酒盃
不為清風與明月
道人何事過溪來

原跋

曾祖都官以慶曆六年賈勝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實為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會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監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任以沒杞無似憑藉先世遺烈叨躡從班惟知兢懼以保門戶先考剛定寶藏都官遺文杞頃為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寮屬尚多差舛每以媿恨泊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于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鄞縣鎮國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讎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曾孫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年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